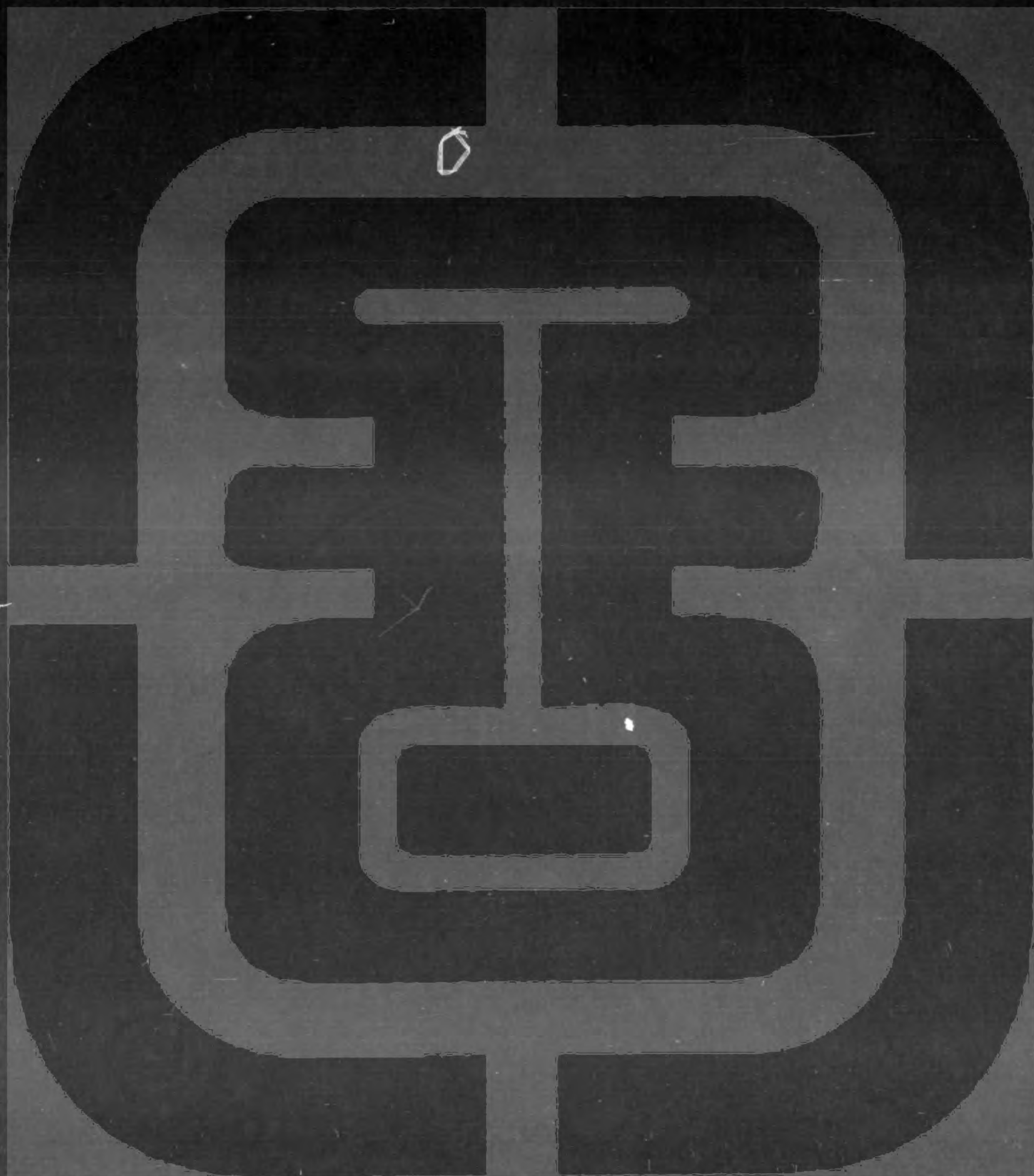


44



性理大全第六十八卷

治道二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寡質之不美患失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其為小人在若相如何變化爾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才卑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

元城劉氏曰所謂長養成就人才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才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為棟梁之具

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爲
社稷計耳

龜山楊氏曰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豐豐向風承德
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校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
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已而勵行優游
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陸夷至
于戰國暴君汙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搖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
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
掉三寸之舌闢天下之諸侯歛爲已功由是靡靡日於亂也漢
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刀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
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頓無耻者多歸之雖東國鈞

衡爲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
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臣多見戮辱故宏儒遠智累行
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
嬰禍謝事丘壑則以棄錮而陷刑雖輿敗輟脫猶不忍改轍一犯
清議則蹈鼎伏鑕而不悔東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
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熱然
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衰
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
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
曠而不字實用是皆爲世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
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

所守自若也

集覽 禮六藝之英華六藝志曰六藝之文所以神

者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言之符也五者

蓋五常之道相須之備而易為之原顧師古曰六經而謂之六藝

蓋五種也學者用功於六經猶農者用功於種藝也東國鈞衡晉

百官志宰相秉鈞持衡注鈞均也衡平也宰相秉國之政得其均

平故曰鈞衡轉敗輟脫易大畜卦九二輿說復象

曰輿說輟中元尤也注說吐活反輟音服又音福

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

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且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

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邪蓋古之士雖一介之

賤廁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

公之為尊與夫膏梁文繡之為美也三旌之位非其道也有弗有

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士之人雖欲挾貴尊

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宜和欲而不知有貴於已

者以守道循理之士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同候公侯之門奔走

形勢之途苟有諛笑以取容悅其計如此而欲人貴之其可

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其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

取也

集覽 三旌之位注 三旌謂三公也

朱子曰世間有小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地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

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底曲謹底不同

東萊呂氏曰不離莘野而割烹之昆已調不離傅巖而濟川之舟已

具不離碯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為伊傳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

層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舉也

齊齊詩民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畫其節目之詳尤

勤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

聖人
德性
用事

細畫其小則昏於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疎之
語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
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夫...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
故須別用一狀人物○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
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多
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求賢

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
卿大夫百職群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
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在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
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

於用况賢能之士傑出群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
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
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慈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
求賢為古者乎有規規...而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
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言之...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
賢也病求之之難也竊以為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
風靡莫不從設若珍禽異獸環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
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
力也若所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嚴禁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
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

龜山楊氏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

三伐
兩漢
取士
官人
之法

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與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息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道無難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放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之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其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博行義人人篤於自脩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明道在鄆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天薦古者皆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明道在鄆邑按一統志鄆縣漢初所置今因之屬西華府宋程顥嘗為是縣主簿民有爭歲錢者令不能決顥一言決之

其人遂服
聞者善焉

天下
成
其身

五峰胡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以內選於九族之親禮其

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

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表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其

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其自殘其四肢也。○古者舉士

於鄉自十年出就外傳學於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

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於

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

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

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

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

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
校其業之精古而勉勵之二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
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其可以為卿與
其可以為大夫與其可以為士與卿闕則以可以為卿者補之大
夫闕則以可以為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為士者補之三
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位野無遺
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
自脩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
用其身人能有恥而不苟後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
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集覽
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
按禮記王制六禮冠昏
喪祭卿相見也七教謂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八
政謂飲食衣服車馬異別度量數制也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

說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東方曰寄南方曰絡西方曰狄北方曰譯南方曰蠻閩又由北方狄又火東方貉又豸西方羆又羊疆場
邊境也左傳疆場之專注場音亦穀梁傳隱元年聘弓鏃矢不出
境場疏云謂之境場者境是疆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謂之疆場也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合道所當為以
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
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脩身而
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

國

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
周而法始太備故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
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
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
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集覽
九品中

注釋
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古而勉勵之二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其可以為卿與其可以為大夫與其可以為士與卿闕則以可以為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為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為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位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脩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恥而不苟後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

通鑑晉武帝大康六年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太古之人教民以德之道義虧欠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太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簡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多復澄汰至于再三而其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便足少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何如哉○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盡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日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及

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鑒多富自重者無所憚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又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旬裡益方其未用而收其門牆勸樂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

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
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
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以人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
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士莫不讚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
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寔極乎光大耳○朝廷
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庶恥故
在下者不當自銜鬻而求薦自銜鬻而求薦東方朔傳漢武帝召天下賢良文學才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注銜鬻縮反行且賣也亦作縣鬻除六反賣也亦作粥

古者取士於田野

東萊呂氏曰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工商不與占者

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為士者苟可以仕則選於里舉於鄉而長治其鄉

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己志在私得以資祿養此古之士所以自安於內而無額外之想也後世取士之法不一雖存選舉之名而實與古不同何也所取不子其可用之實能而于其不可用之虛技可以仕者或不得仕而不可以仕者乃或得仕時之多矣人士之多矣志往往由是

論官 恤政附

古者世祿而不世官

程子曰古者所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傳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古之時分義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

司其方主其時政在堯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曆為一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集覽分義和以職天道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注羲氏和氏主曆象時之官在堯謂之四岳書堯典注四岳官名一人而

總四岳諸侯之事也周乃六卿之任書周官六卿分職注六卿亦曰六官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故謂之六卿分職也

○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九舉事可以攷古而立制非其人

未免隨俗而已○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為曰苟能充其職則一郡

無冤民矣○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

令之賢不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

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元城劉氏曰左右之吏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他官莫比非端職

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贍中外所推者不虛授也

本原之地在朝廷

人君務善以正名

李陽范氏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

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職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

名苟不於周官未見其苛也

朱子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

不得人

臨川吳氏曰予聞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為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

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者也

而舉世督督孰知其任之為不輕專務已肥遑恤民瘡痍闕善君

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淋漓兩間以至上下陰陽之和者十

而八九也聚群羊而物之以一狼恣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

於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

子之愛生父母哉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躡蹀略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剴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程子曰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係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也以下論○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出於

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讒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鬪訟可息矣○韓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任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問臨政無所用心求於恕如何曰推此心行恕可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已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呂進明使河東伊川問之曰爲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爲者也昔明道爲邑凡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爲之未嘗大戾於法人亦不爲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焉則過之與今爲政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心大駭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之又何嫌

法於守
莫要
政

之有○或問為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而不見從也則如之何曰
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
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其有能去者必有之
矣而吾未之見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臣已改格物
人有語及為政者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
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為尉為邑為郡以至為宰相皆可○若倦則
雖居家幸小事也不能了

五峰胡氏曰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為也務其宜然
後有功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

懶了所以一網弛而衆目紊也○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
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
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
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
之便是正當如賊盜入獄而加其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
以誘其心欲其歸息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眾人公共道理况
息既歸已然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事變無窮
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繆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
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
問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
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為政以嚴為本寬以濟嚴之太過

為政
以嚴
為本

也其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網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友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友欲其濫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淫哇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予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奸民循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南軒張氏曰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須是如明鏡然妍者自妍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是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問趙德莊知建寧府問於晦菴爲政寬則是猛則是特菴云若教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癩子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嚴此語如何曰若胸中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稱則

常事矣

東萊呂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

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心看若有一毫畏禍自怨之

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

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

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帖彼雖不樂視

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

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當官之法唯有三事

曰清白慎曰慎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才當

事不能自克常有以為必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不為矣然事

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後

當官之法
有三事

天下
要

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

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未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

當官處事之法海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

有悔吝耶○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

如女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善之心如有

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

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當官處事

常思有以及人如科舉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

力不使重為民患其益多矣○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

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免○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

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

性理大全卷之六

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庶僚受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髮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而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詢者得之○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

爲急而以方便爲上○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利不害義在人要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己也○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及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奸偽不如一實及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

女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忍之一字。幾
如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
辯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愾星
少陵杜甫也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
王沂公嘗說喫得三分酸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居
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及已
兩字更無別法也

魯齋許氏曰恐害於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
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乃
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為心謂之陰德予曰
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害之

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
神明顧陰德何有焉。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見喜必是偏
於一處隨後便有弊善喜悅非久長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
怒便是得中

諫諍

程子曰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遠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隼覽

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君

翦桐之戲呂氏春秋周成王翦桐葉為圭授弟唐叔虞曰以此封
汝唐虞喜告周公周公請封唐叔上曰余與虞戲戲周公曰臣聞之天子
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晉○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

意必違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
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計
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

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委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爾。故其受命如響，是教人者亦如此而已。齊通鑑周赧王五十年秦伐趙取三城趙王初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哺其面左師觸龍請見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而恐太后体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時輩而行曰食得無衰乎曰特將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記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矣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

燕后也待其踵而哭之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不善哉位前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袂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注左師官名觸龍左師之名觸龍策作觸龍言

元城劉氏曰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曲史獻書歸箴履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為必成所舉必當者諫諍之效也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為自全之謀正論遠

猷鮮有人告於是設官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先王之盛時也

天下如人一身

華陽范氏曰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強諫而視其君之過舉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於君此不忠之大者也○國之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

五峰胡氏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較則易足之行也亦然升高難就卑易升之行也亦然汴流難順流易是故雅言難入而淫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質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英明之君能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朱子曰內自臣工外及庶民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踈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得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四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之際將有繫然畢陳於前者然後蕪絛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問淵源錄折柳事程伊川在經筵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几曰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

伊川
可為
後世
法

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法乎愛君之誠其涵養
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豈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
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南軒張氏曰其每對必先知自明其心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將
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之嘗曰伏節死義之臣難得其對
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當於他顏敢諫他日安
能望其伏節死義乎○武昭儀稱制長孫無忌欲諫褚遂良曰公
國之元舅諫而得罪使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諫而不
從公却繼之遂諫至於華芴此非不美也然費了多氣力終亦
不成事孰若高宗初華芴寺取才人入宮之時大臣一言可却矣
大凡事豈可不辨於幾微小處放過却來大處旋爭無益矣

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宮之時通鑑唐高宗永徽五年上之為
才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為尼忌日上
諫一行香見之納之後宮取為昭儀
后及收妃寵皆表由是有廢立之志

東萊呂氏曰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青難為恭蓋宴安之適聲色之
娛壞麗之玩游畋之佚實為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
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
也○大凡為人須識綱目詞氣得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詞氣不
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政
坐此耳○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踈曰驟遠則勢不接踈則情
不通驟則理不究故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平其
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微者也其勢近
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

諫道
有三
難

卷一百一十五

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
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弗施
令同歸於臧者師氏亦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
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復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為
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詞貌不可
得是可歎已集覽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
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飲有草木
各有攸宜德用不憂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塵泚
武不敢重用不厭于夏家
家獻臣思原敢告僕夫

西山真氏曰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
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為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
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必其心爾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

君子
純乎
為義

道行豈必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居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
以關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觀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
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况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
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
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眾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
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許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
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君子小人之
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
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
以道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
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為

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不出諸此○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儻在已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已也其可乎哉故為大臣必以群下有言為救已之過而不以為形已之短以為愛也而不以為輕已以為助已而不以為異已然後可稱宰相之慶矣

曾齊許氏曰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君前說旱災可畏稅課害人為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敬宗為諫驪山事曰彼叩頭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口當言義理可

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

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集覽

通鑑

唐敬宗寶曆元年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芳等屢諫不所拾遺張惟輔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大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温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之言安足信哉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交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今非

為政
必立
善法

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
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古之人重改作變政
易法人心始以為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者也始
既疑之終復不信而後善治者未之有也。為政必立善法俾可
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未如之何矣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於有犯則必行而無赦此
法之所必行也

元城劉氏曰嘗攷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
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
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
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安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

方民
之術

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從其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
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
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
○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
衆望違拂人情闕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得善何憚
改為

五峰胡氏曰荀子云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亂反之正者如越
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
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
之有也。○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
生不窮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

遂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劉虞有法制
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秦之類是故法立制定苟
非其人亦不可行也集覽
劉虞之類按史譜劉虞東海恭王五世孫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靈帝中平五年為牧拜太尉獻帝即位拜大司馬虞節儉寬愛其得民心拜太傅關東諸將奉虞為帝不受初平四年虞以公孫瓚其掠率兵討之虞兵素不習戰無部伍為瓚所敗虞與妻子皆死之

朱子曰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
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朝廷紀綱尤
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
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義之所
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愈詳審雖有
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

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已
賞罰

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
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
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
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
則理當善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
於理故五刑五用當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
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為他惡未著
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別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

與比

元城劉氏曰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為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之乎。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人主以天下為

武夷胡氏曰人主以天下為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

網羅而育萬物也。

呂氏

本中

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為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其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

朱子曰古之欲為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為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以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為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桀此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為道既

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守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為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集覽

既舉元凱必放共悅元凱謂八元八凱共悅謂共工驩兜注見前卷

性理大全六十八卷終

性理大全第六十九卷

治道四

王霸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五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御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

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

下於霸者哉。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勇持天下者霸道也凍水司馬氏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二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霸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霸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為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為霸霸之名自是興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龜山楊氏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綱紀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為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又曰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

王道本於誠意

王者能用

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為之也又曰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為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況於餘人若知五良羞與辟奚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曰管仲只為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集覽齊之以包茅不貢左傳昭四年齊桓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征楚人對曰貢之不供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楚不勤王左傳楚不勤王注勤納也口問或謂衛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我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情難及也曰若以

生理六卷六十一

管子卷之六

二

孔孟規模自別

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為深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況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為矣

集覽

按史謂衛懿公名赤惠公之子好鶴鶴有乘

余焉能戰衛師敗績殺懿公事見春秋魯閔二年胡錫信於中

也說文云羯羊段韜也以為虜之別號也披只漢傳注羯本匈奴別部分散居上黨武鄉羯室因號胡羯此總謂戎狄不特指羯也

問管仲之功孔子與之其曰如其仁何也和靖尹氏曰如似也與其功而不與其仁問何故不與其仁曰只為大本錯了問如何是大本錯曰且如初相子糾其錯亦大矣問如何是錯曰觀春秋所書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可見也管仲功高豈可補過但只是忍耻能就其功故孔子與其功也其於仁也何有若夫舍王道而行霸道以富國強兵為本則更不待論也如責包之不入昭王不返亦謂假仁以行其霸蓋子雖說久假而不歸然生謂之假豈能久而不歸若到得不歸處時只是假之以成功也然桓公尚在五霸中為盛者也孟子責管仲功烈如此其卑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于仁也孔子謂九

三王
正名
興利

合諸侯一正天下者以其功也孔孟之意則同舍此皆穿鑿也問
孔門蓋稱五霸何也曰七十子之徒皆未必能作得管仲之功然
所以蓋稱者只為錯了大本不知學者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也
五峰胡氏曰三王正名興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霸假名爭利
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霸者富國言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亦言
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
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於耗

明之
併伯

南軒張氏曰學者要須先明玉霸之辯而後可論治體玉霸之辯莫
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為而為之霸者則莫非有為而
然也無所為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為者人欲利之私也考左氏

所謂之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為而然考其
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問玉霸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司馬溫公無玉霸之辯要之源頭只
是玉霸兩字以其為天下王故謂之王以其為方伯故謂之霸以
王天下言之謂之王猶伯之為霸也未見其美玉球珠之辨後來
制字有不備故伯字有霸字王字只是王字點發為之然伯字
亦無詐力之義故言三王以其王天下也言五霸以其霸諸侯也
自其有三王之至公有五霸之智力而後有王霸是非誠偽之分
故今之言玉霸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為正

西山真氏曰義信禮為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者動必由之非
有所為而為之也子犯之為晉文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

卷之六十一 禮記 卷之六十一 禮記

禮則皆有爲而爲之矣王霸純粹之異其不以此哉

田賦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着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問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調揀之義故亦可足○又嘗與張子厚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坳不官只觀四標率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象

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使暴君汗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

古之法

藍田呂氏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是爲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爲助不爲公田俟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助于百畝是爲徹

龜山楊氏曰先王為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為力耕之農出則為敵愾之士蓋常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奴凶不軌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

仁心
立政
之本

五峰胡氏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為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

聖人
均田
要法

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息意懸屬好死不容心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於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聖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

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歛重而力役繁也為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蓋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飢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蓋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後之為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歛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口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處之有行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何如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曾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

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妙若平世則誠為難行集覽書每於人家見篇一覽即記尤好著述獻帝時遷秘書監行中特政移曹氏說中鑿金五篇奏之又依左傳林刪漢書為前紀三十篇

東萊呂氏曰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言王道須說百畝之田八口之家及材木不可勝用之類何故須說許多以此見得春秋時井田尚在戰國時已自大故廢須要人整頓如史記說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業又以此見得井田亦不易廢

理財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

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

當理而已集覽

九賦斂之張美和曰按周禮九賦者言在上之人定九等之賦斂之於下者也謂邦中之賦四郊之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閔市之賦山澤之賦幣餘之賦九式均節之張美和曰按周禮九式者言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也謂祭祀賓客喪葬蓋服工事幣帛芻秣菲頒好用是也

○周官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周以其價買之物獨而書之以待不時

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之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斂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

之蓋將使居者無滯用非以其貴故賣之蓋所以阜通貨賄也此商賈所以願歲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之心皆濟矣集覽泉府之官周禮泉府掌以

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不作錢也○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

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

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斂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之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隸覽九職任之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三農園圃虞衡牧百工商賈續婦臣妾閒民是也○仲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則義利無二致焉

朱子曰古者充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既可因此以養飢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闕方鑄錢以益之

節儉

程子曰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甚也有旨曰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痛曰習使然也却令如舊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有強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飢思燒羊頃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令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元城劉氏曰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遠絕此說非也此正

仁宗恭儉出於天性

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綉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
焚之焚之必於前致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恭儉不出於
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
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然若非
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紵被漆唾壺集覽錦綉珠玉世之所有
云云焚之必於前致
通鑑唐玄宗開元三年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鋪罷玩令
有司消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綉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
得服勅百官所服帶及酒罈御筵三品以上聽節以玉四品以金
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
錦綉等物罷
兩京織錦坊

五峰胡氏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
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

如在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
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
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
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水皆與
焉肉食者謂之肉貴者方得肉食也比之後人簡約
甚矣

魯濂許氏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
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
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間為人為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
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元城劉氏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

蓋備之有素而已

堯有九年之水按史記堯立七十年有九年之水使鯀治之九載弗績湯早七年之

早史記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爪斷髮素事白馬身膺白茅以身為犧牲侍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興大謁盛饗苞首行與詭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聖王為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

今歲一不登人且狼狽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

交方行祈禱之理民已艱食旋為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

粟亦無及矣

天寒而後索衣裘絺子寡見篇云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時三年耕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飢歲民免於死

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為政乃欲覓其人而取其資以為賑飢之

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獸若丘陵弗為也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

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飢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

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救荒之致蠲除賑貸固

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人大病之

人方其始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

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

不深畏也○自古救荒即有两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

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或說救荒賑濟

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不節不可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箇制

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糴米賑飢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

有不及事之患曰然。嘗謂為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賑飢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其事。

象山陸氏曰：社倉固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

推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折所糶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

倉之匱實為長利也。舊唐書：社倉按宋繼孝宗乾道中，崇安縣大飢，冬成民償粟于官，因乞番里中，乃以所貸米就五夫等里立社倉，夏貸冬收，以為常規。文公自作記，后請頒其法於天下。

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感，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

禎異

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或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且聖人不謂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斯無

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袍，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

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子，豈非異乎？又問：漢文

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污，此是一理也。

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惡，此是一理。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發燭理明。

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是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復于王屋流為鳥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集覽魚躍于王舟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史記周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白魚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濟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鳧○或問

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寃之所致邪曰國人寃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眾人寃釋否曰固是眾人寃釋然孝婦寃亦釋也其人雖亡然

寃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寃而致雨也集覽東海殺孝婦而旱漢書東海郡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不肯後姑經死姑女告婦殺之吏捕姑縣治獄成于公以為寃太守不聽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必當在是守祭孝婦塚天乃大雨後人立廟而祭焉

五峰胡氏曰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與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於

氣吉者成凶者敗大者興小者廢夫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譴告者人君親是宜以自省也若以天命為恃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亡者也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莫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

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已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

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集覽桑谷並生于朝一莫大拱伊陟相之巫咸為左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與大戊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桑枯穀死三年遠方

重譯至者七十六國殷道復興享國七十五年師曰中宗高宗祭

聖王脩德正事

大抵史記大戊之世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伊陟相之巫咸為左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與大戊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桑枯穀死三年遠方重譯至者七十六國殷道復興享國七十五年師曰中宗高宗祭

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史記商王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鳴祖已訓諸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高宗從之不敢荒寧嘉靖設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三年蚩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自是草服多用翟羽既而伐荆楚伐鬼方借亂既夷殷道復興享國五十有九年
年號曰高宗

象山陸氏曰甚夏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集覽李尋按漢長平變人好妖範災異凡天文月令陰陽之事罔不精究程房進辟為吏京帝時王根為為待詔黃門但謁休咎對奏屢驗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可足其後以白夏賀良等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其言亡驗賀良等伏誅尋減死

西山真氏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眾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徒謂陰陽之書元帝初以諸儒薦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為上封事必採究經史窮極陰陽官至博士諫議大夫

魯齋許氏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彼之當時大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災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為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披之業荷與偉與未見其比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尸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為務其憂也

不以已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其樂也不以已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天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之艱憂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或問天變曰胡氏一說婦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煩惱時為子者皆道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

論兵

程子曰兵以正為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主重焉東征西怨義正故也又曰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用兵以能聚散為上○每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游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游騎太遠則知

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符堅一敗便不可

支持無本故也○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

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韓信多多益

辨分數明而已集覽韓信多多益辨通鑑漢高帝六年上嘗從容

問韓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

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與君何如曰臣多多益辨上笑曰

多多益辨何以為我禽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

謂天授非人力也○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

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

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集覽軍中夜

堅卧不起漢書景帝二年吳楚反拜周亞夫為大尉東擊之至荊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堅壁不出而使輕騎絕吳楚後食道吳楚兵乏糧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相功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項之復定吳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西引○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
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
莽自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
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
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是自相殘至如聞風
聲鶴唳皆以為晉軍之至則是自相蹂也譬之二人軀軀極大一
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
矣隗覽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漢書獻帝建
安四年袁紹據冀州簡精兵十萬騎一萬欲攻許祖綬諫
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率兵南向於義則違竊為公懼之紹
不聽操紹相拒於官渡龍破紹軍大潰走王奔百萬之衆而光武
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漢書玄
帝更始元年將軍劉秀徇昆陽定陵鄧禹皆下之莽遣王邑王尋大
發兵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驅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其勢
師百餘萬旌旗千里不絕諸將見其盛皆走入昆陽欲散去秀至

五十九

劉定陵采綬諸營兵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色遣兵數十合戰
秀奔之斬首數千級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
甚可怪也尋邑兵却諸部其束之陣物遂前無不一當百秀與敵
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昆陽城
中守者亦鼓譟出中外合勢呼聲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踐伏
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虎豹皆照溺死者萬數
關中聞之震恐海內豪傑響應皆殺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
旬月遍天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二萬人一麾而亂晉書大
武帝大元八年秦王堅遣兵分道寇晉諸郡執襄陽刺史朱序
以歸已而議大輒或謂晉有長江之險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河
可斷其流時中外皆諫惟慕容垂姚萇欲乘其釁勸之南伐堅遂
發長安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晉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
玄為前鋒都督督裝八萬拒之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路間直渡
水擊秦前鋒梁成斬之石等水陸繼進堅登壽陽城望見晉兵部
陣嚴整又望見八公草木皆以為晉兵無然有惧色秦逼肥
水而陣玄使人謂曰移陣小却使我兵得渡以决勝負可乎堅欲
所晉兵半渡擊之麾兵使却秦兵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陣後呼曰
秦兵敗矣遂潰玄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
為晉兵至堅○魏運之術雖自苦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
狼狽還長安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苦者行兵在中

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背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卒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之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龜山楊氏曰自黃帝立立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爲尤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多矣且農不

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甲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其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爲善

聖人
著經
爲後
世法

諸葛亮李靖知

矣方之五霸自己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即其
卧内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
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為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
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
世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
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
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
若平時不學一日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
營壘之事不可不講集覽李靖按唐鑑靖三原人姿貌魁奇通書
史善孫吳兵法隋大業末為馬邑丞后
歸唐以平王世充及破突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貞觀中出降入相封衛國公卒諡景武圖形像凌烟閣或問今之
為將帥者不必用但詐固是奈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但詐

之流若無祖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
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
為務湏是積久上下相諳其効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
於此物應必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
之一號令而金鼓宗乾平二年郭子儀守河陽魚
朝恩惡之因其敗知之於精明此持其號令各有體耳集覽
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
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曰我錢中使耳未行也因羅
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
師令施士卒壁壘
旌旗精彩皆變之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至于再至
于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

外相維緩急相制。○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兵之勝負全在勇法。又曰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斯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往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晝戰聽金鼓夜戰看火候嘗疑夜間不鮮戰蓋只是設火候防備敵來劫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謀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得。○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弟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伯者之道亦必如此。○五代時兵甚驕矣。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合戰。

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集覽

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合戰而克之通鑑周世宗顯德元年比漢主以契丹兵擊周周主自將禦之于高平北漢兵知周主慮其遁去取諸軍亟進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周主志氣益銳合戰未幾周右軍將樊愛能何徽先遁右軍遺步軍千餘解甲降周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

石晉戰宿衛將趙匡胤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效死又謂禁兵將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入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揚袂不敢救北漢主晝夜北走僅得入晉陽周王收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所知俱不行姑息之政矣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

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

恩而後報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

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

正軍矣集覽

八陣圖中有奇正通鑑漢後主建興初諸葛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注慈湖王氏曰武侯八陣圖凡三

一在河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
 注灘水上其法六十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衝十二陣居中
 間天前衝四陣居右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後衝六陣
 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為八陣天衝并前後衝二十四
 陣合風八陣為三十二陽地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
 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
 疑補關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龍鱗其家光陰以右
 為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為飛龍
 雲為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為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
 南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
 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數○或問
 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或問
 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李通以為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
 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關只袞作一
 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全且
 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羅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
 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為曉兵法班固為不曉此皆好奇

之論不知班固以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
 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
 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
 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
 大要臨陣又在番休迺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
 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
 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
 乏高祖垓下之戰通鑑漢高帝五年王追項羽至固陵蕭信
 彭越期不至張良勸王以楚地梁地許兩入王從之皆引
 兵來聚布亦會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乘之羽敗入壁圍之數
 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多也
 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其歌曰力拔山兮
 氣蓋世時不利兮驍不逝驍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驍
 者利平口所乘駿馬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羽乃夜從八百餘騎
 潰圍南出失道陷大澤中漢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羽謂

選擇
術帥

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因此此天亡我非
戰之罪今日固决死願為諸君决戰必清國斬將令諸君知之皆
如其言於是决東渡烏江亭長饒船待日江東雖小亦足以王項
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東江東
父兄隣而王我之何面目復見獨不
愧於心寧乃自刎而死楚地悉定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
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乃得集覽
蕭何識韓信通鑑漢元年初韓信仗劍從項梁渡淮及梁敗死又
數以策干項羽不用亡歸漢未知名坐法當斬其輩皆已斬次至
信七仰視商見勝公曰上不欲取天下乎何為斬壯士勝公奇其
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言數與蕭何
語何大

南軒張氏曰君子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况於兵者世之興廢生
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式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為教
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為無窮
非素攻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聞

不容暴者可不畏哉

東萊呂氏曰後世用兵者以為黃石公一書無與此者不知黃石公
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
秘法在公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西山真氏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其實
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
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成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

有差擇焉馬燧之立標揀試是也集覽

馬燧之練成精卒按唐鑑

沉勇多等李抱玉守鳳翔表為隴州刺史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
其才授商州刺史未幾遷河東節度使大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
卑遂募斬殺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伐數月皆成精卒其後
累立大功封北平即士卒益壯武圖形凌烟閣焉燧之立標揀試
按晉書隆東平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秦始中將與伐吳之役詔
選良將充州舉隆才堪良將稍迂司馬督及涼州反拜為武威太

注里大

卷一

三

守隘募限腰引弩二十六鈞弓四鈞立標棟試得三千餘人西度
溫水米悉被軍甲轉戰千里羗戎遂平太熙初封奉高侯加授東莞
校尉積十餘
年威德靡右

鶴中魏氏曰余少讀書於十三卦制作之象易所謂明折以待暴客
弧矢以威天下每嘆風氣既開人情易動雖黃帝堯舜有不容不
先事而為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
兵有溝樹之固有郊關之限有巡警之警有壹標之守不得已
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
也則有遍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耻為域民固國之
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

論刑

龜山楊氏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

至於剝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
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
秦蓋亦務為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
圖其末也則玉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為過論及末廢之已久而崔
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集覽紂作炮烙之刑
竈信其妃妲己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以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
多夜之紂乃重刑辟為銅社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有罪者緣
之足滑跌墜火中與妲己觀之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注置肉於火
曰炮以火灼肉曰烙劉別孕婦周書太誓篇劉別孕婦注劉別割
剝也皇甫謐曰紂割
比于妻以視其胎
○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

人主
得仁
養其
仁心

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按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天惟
有司守法而不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
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因論

生理大

天子好生為德

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
心為天子豈應以殺人為已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
故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
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
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
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
而天子必刑之寧寬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
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為天子若瞽瞍殺人皋陶得而執
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若有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怪張釋
之論渭橋犯蹕事謂高祖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且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則且

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為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
言也夫既曰法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
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集覽在三宥然後致刑記文王世子獄成有司讞于公其罪論
司又曰在辟公又曰有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有不對走出致刑
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注云君每
言有則答之以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為君之恩無已也
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通鑑漢文帝三年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
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
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
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
察之上良久曰廷尉之言是也

五峰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耻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
民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一

興矣

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

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

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被庸人

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為法以衮為戒集覽唐徐有功按

東海人武后時為司刑卿累斷大獄全活者甚眾起居舍人盧若

虛曰當雷震之震能全仁如千載未見其侍常衮按唐鑑衮京兆

人性狷潔文采瞻尉初為中書舍人代宗朝與楊綰

同執政後為福建觀察使設置鄉校闕人由是知學

朱子曰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官教以

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

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五刑以弼五教而期於無刑焉

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

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

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

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

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

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

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

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

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

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

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

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以舜命皋陶之

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王法而已鞭朴以下官府學務諸事施
 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
 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
 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啣冤抱痛
 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誤後世也
 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
 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
 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
 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臍滿之類者苟采陳群之議
 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
 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

况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

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

相殺於前也集覽
初仕漢為治書侍御史入魏為御史中丞累官司空錄尚書事初

太祖議復肉刑今日安得而增也

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答本典仁側而死者更眾所謂

至其傷人或殘毀其軀而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

復若斯數者宜先施刑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奸矣三千之屬未可悉

群議同太祖以軍事未罷故寢 ○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

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

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今人說輕

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亦可念也如劫盜
 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

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入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盡具弄條，具舞法而受賂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數者之患，郵罰嚴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幾乎在。○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哀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爲本，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

淺也哉

象山陸氏曰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聖陶見道其明群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田獄意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責乃山下有火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功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天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奸度隱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

大舜
孔子
寬仁

輕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有為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夷狄

或問蠻狄猾夏處之若何而後宜程子曰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資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辯

春秋
謹華
夷之
辨

元城劉氏曰中國與夷狄為隣正如富人與貧人隣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牆垣威以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

注連大...

卷...

十一

立定條貫禮數束縛之也結之以息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其牆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

龜山楊氏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饑饉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為戚夫變祿倡獫狁古然也緩之則豺噬豨勇于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息威兩行乃欲坐言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夷之大弊也○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無事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

可為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為是矣

王雱曰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疆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王雱為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於春秋之豕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偃之問也

朱子曰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洽內采薇以下洽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

三王
御西
策之

卷之九

論語

十一

聖王
制御
夷狄
之道

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內修政
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燦然復興其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
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疆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
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

西山真氏曰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
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于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
盡東其敵之言雖償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日之禍蓋敵國之
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啓其媢則為和也難况戎狄
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中國有道夷狄雖
盛不足憂內治未修夷狄雖微有足畏蓋晉有五胡之紛擾與彈
于爭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無以異然

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疆其國劉石符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

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十里而侯景內附適以兆蕭梁之釁

所遇略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哉蓋光武之政修而晉梁之

政失也集覽于爭立按通鑑漢宣帝五鳳元年匈奴亂五單

氏各姓世居北方晉孝武大元十年稱代王改號魏遂稱帝都平

城故古設官制禮作樂定律令後為子紹所截在位二十三年傳

一十三主歷百四十九年而分為西魏東魏為北齊所滅匈奴分

南北通鑑漢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分部立日逐王比為

南單于款塞內附於是分為南北匈奴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疆

其國通鑑漢宣帝甘露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不居

幕南塞下劉石符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按晉載記劉淵以
懷帝永嘉二年稱帝國號漢石勒以成帝咸和五年稱帝國號後
趙符健以穆帝永和八年稱帝國號前秦姚襄以孝武帝大元九
年稱帝國號後秦即所謂劉石符姚之變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
拓地千里通鑑漢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單于遣使入貢二
十五年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婁
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餘里南單于
復遣使詣關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

曾鼎詩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其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遠臣伏戎夷夷狄勝必潰裂中原極其慘酷如此報復何時能已又代盛時分別中夏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知治後世不及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土宇廣狹可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畧也治吾所當治者而已不取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為夷狄所敗

性理大全六十九卷

新刊性理大全第七十卷

詩

古選

乾坤吟

邵子

用九見群龍貞能出庶物用不利求貞因乾以為利四象以九成遂為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一千四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皇極經世一元吟

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息上下之歲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識一十有二萬九千餘六百年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迹治亂與廢興者見于方冊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唯覽 天地如蓋軫考工記蓋之圓也以象天軫之方也以象地文中子云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

蓋善用道者終無害日月如磨鏡晉天文志云天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東行天西旋入於海如磨行蟻磨疾纖絲不得西

觀物詩

地以靜而方夫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靜權靜又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潤則水體具然則火用全水體以器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熊氏剛大曰此用字妙用之用如所謂汗漠無集釋熊氏曰地王靜而體方天主動而體圓一方一負其體各正其動極而成然潤則為水而水之體以見然則為火而火之用以全水體必須以器而受火用必須以薪而傳體質雖見於天地之後用則起於天地之先此用字妙用之用如所謂汗漠無如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也

偶得吟

日為萬象精人為萬物靈萬象與萬物由天然後生言由人而信月由日而明由人與由日何嘗不大平

心安吟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者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真安言泰山安一州北五里即東嶽岱宗也舜東巡狩至此其山屈曲盤道至絕頂高四十餘里

答人書意

仲尼言正性子與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為虛生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二軍在前而莫得之凌

此日不再得示學者

龜山楊氏

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熊氏剛大曰此言蹉蹉黃小群唐良化負志為黃四歲為小毛髮勿已蒼顏言媚學予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

雲者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豕豚物乃自成胼胝奏艱食一瓢耳糟糠
 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熊氏剛大曰道行則為禹不為禹不為禹不為禹不為禹斯人已去
 沒簡編有遺芳晞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千里馬駕言勿務復
 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
 鐫事詞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筭遊異邦均亡羊熊氏剛大
日挾簡策以讀書志在圖名之人以傳奕為事以圖利之人其志趣
雖不同均為失其所守言城谷二人牧羊城貪書各貪博俱亡其羊
 我懶心竟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至寶在高深不
 憚勤拂航熊剛大曰天理高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
 求得合即亡雞犬猶知尋白菓良可傷欲為君子儒勿謂吾言狂熊
剛大曰此篇論為學
當在少年能擇向方
集覽
兩兩同根更相依倚乃日出處
列子云禹惟荒土功身體備枯手足胼胝注胼滿胼反胼張
心及胼胝皮堅厚也
亦謂之馬亦願之乘

也論之徒也

送元晦

南軒張氏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頂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
 場縮頸仍包羞却來卧衡門無愧自日休聿叅湖海氣仰希洙
 泗遊不遠關山阻為我再月留熊氏曰君侯南康乃南方藩服
文石陛即御屏
補註
按行狀高宗紹興丁酉文公自同安簿滿以親
之石飾以采色
老請利差監南岳廟奉祠居家孝宗即位准認
上封事明年為隆興元年癸未召入對垂拱殿武學博士請祠復
歸乾道丁亥如長沙南軒賦詩送別所言起南服蓋言起自南方也
登文石陛蓋言癸未歲入對作此詩未守南康也乾道己亥二月始
赴南康任明年二月在南康遂聞南軒之訄而為位以哭之也陛者
升殿之陛以文石砌之故曰文石陛衡門
黃木為門洙泗水各出魯地謂孔子闕里

遺經得細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大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
 友出處盡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為林壑幽白雲正在望歸袂風

無全牛

牛無全

牛無全

雙雙朝來出別話已抱離索憂集釋熊氏曰聖賢遺經既得細與

無不解到同心之堅如金補註細謂引也繹尋其緒也會大極公酬

可斷或出或處寧有異謀補註有詩有日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

坤始知大極蘊要妙難各論蓋大極之義至是講明始定也南山對

末語南軒送公至兩山首留數日講語每至夜分詳見南嶽唱酬序

白雲在望時文公集覽眼底無全牛莊子養生篇庖丁曰始臣解牛

母夫人在家也集覽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

也惟此斷金反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庸山對床語頴濱云徹勿從東坡讀書未嘗一日相舍宦遊四方讀

則然相約早退為閒居樂後會曾漢問百餘日追感前約作詩云道

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候喜對床尋舊約誰知漂泊在彭

城白雲正在望唐書狄仁傑授并州法曹親在

河陽登太行山及顧白雲孤飛曰吾親合其下

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不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

道中途可停輟勉哉共無致說矣追前修熊氏剛大曰此篇

熊氏曰氣質雖美須勉熊氏曰此篇

啟祭求體或遺用言用不及熊氏曰此篇

中道豈可停輟不使相勉無補註軌車轉也自妙質貴強矯以下皆

無

感興二十首

朱子

昆侖大無外磅礴十派廣陰陽無停機冥冥互來往皇義古聖

神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

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天地陰陽寒

主集釋楊子太玄經曰昆侖磅礴幽注昆侖也命論也天之象也旁

天形之圓轉旁礴謂地勢之廣被馬圖即祭河龍馬負圖伏羲則之

以畫八卦者也人文謂兩儀四象交錯以成八卦以倫三才者象罔

猶言不分曉語出莊子無極翁周子也此篇論太極一貫之理言天

地設位以見大極之體所以立陰陽寒暑迭運以見太極之用所以

行伏羲仰觀俯察默契其妙有不待河之出圖而所謂人文者固已

灼然日用常行間而非恍惚象罔之謂也集覽昭晰非象罔也

揚天子之哀極也而使偏方據之可乎靈臺者我之靈集覽君有
臺也而使外物據之可乎能氏以為猶詩之此是也集覽天子萬
里窮轍迹按史記周穆王時有造父者以善御幸於王得八駿馬來
獻王喜之欲周行天下以求神仙於是西巡樂而忘返作白雲黃竹
之歌百
姓怨之

涇舟膠楚澤熊氏剛大曰此言周室衰替之由蓋自昭王無道南游
於楚濟漢船人惡之即涇水之舟膠合以追至中流而

膠液遂沉沒周綱已陵夷况復土風降故宮未離離玄聖作春

秋哀傷實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而漂淪又日年借侯荷

爵珪王章又矣喪何復嗟嘆為馬公迷孔業託始有餘非拳拳

信忠享無乃迷先幾熊氏剛大曰此篇補註劉氏曰涇舟涇水之

膠杯之義同當音去聲史記云昭王南巡符不返卒于江上則是涇
舟往膠于楚澤也麟蹄謂折足而死章猶法也梅巖胡氏曰致堂謂

陰疑水堅每百載矣雖無王命夫誰與抗此知集覽涇舟膠楚澤按
之論也温公則徒悲其成而不究其漸矣集覽史記周昭王在

不能強於政治風化稍衰楚人不朝王南征返齊漢漢賈人
膠舟中流膠液王乃溺死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而漂淪

商獲麟折其左足孔
子及袂拭面泣涕沾襟

東京失其銜刑臣弄天綱西園租姦穢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

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在將軍仗鉞西

南疆伏龍大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敵馬四方天意

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益更張世無魯管連子千

載徒非傷熊氏剛大曰此篇論漢室君臣之補註五族五屬也忠
失秉史筆者不能黜魏而尊蜀良陳蕃而下諸

賢也劉氏曰東京指東漢所都而言也天綱猶言王綱西園靈帝所
置賣官鬻爵入錢於此五族單超徐璜具瑗左庠唐衡也千甲字雲

帝時童謡應董卓之讖陸梁強梁也當塗謂曹孫觀關當徐音向曹魏
識語桓桓威武貌左將軍漢昭烈也伏龍謂諸葛孔明鳳雛謂龐統

祀漢配天謂接漢正統也王圖不偏昌數其不得統一也魯管子戰
國時人魏將新垣術說趙使尊秦為帝連責之曰彼帝天下博有

東海而死耳陳壽作史以魏繼漢固無足責司馬公作通鑑乃亦帝
曹魏而冠蜀漢世無魯仲連之耻帝秦千載而下徒悲傷也黃氏曰

義昭明於萬世之下與此詩互相發明也集覽當塗轉凶悖通鑑
集覽漢獻帝建安二年

表術以讖言代漢曰當塗高日云名字應之又以表氏出陳為舜後
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借逆之謀故稱帝於壽春注當塗高公路
之義蓋表術字公路桓桓左將軍通鑑漢獻帝建安二年劉備為
左將軍伏龍大奮躍鳳雛亦飛翔通鑑漢獻帝建安十一年劉備訪
士於司馬微微曰識特務者在後際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
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云云世無魯連子事在何處王下

晉陽故唐祚主明紹集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天

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復崇崇淫毒穢宸極虛焰燭

蒼霄尚非狄張徒誰辯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

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

萬古開群

古開群蒙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唐室君臣之補註劉氏曰晉陽大

隋太原留守其子世民與官監裴寂以官人私侍其父晉以起兵而

有天下後世民殺太子建成而嗣立是為太宗上明太宗子曹王明

也太宗殺弟元吉而封其妻生子明後封元吉果王使明繼其後應

亦此也唐聚謂武后本太宗才人高宗立為后禮記所謂父子聚應

也此晨言高祖令武后預政是此也晨之晨也乾綱謂君為臣綱夫為

妻綱也天樞武后革唐為周謂社高一百五天以紀周功德榜曰

天樞武后惡也淫毒謂武后幸張易之兄弟虐殺謂武后殺唐宗室

殆盡秋張狄仁傑張柬之也取日謂中宗得正帝位社稷復歸於唐

東之傳贊云取日虞淵唐經謂唐史亂汚維也周紀武后紀也侃侃

剛直也此篇論秉史筆者宜用春秋之去無武后為女主潛亂之戒

柰何歐陽公之脩唐書仍列則天改周之事于帝紀以亂凡列乎范

太史受學程子之門其作唐鑑於中宗廢後之後每歲必書帝在謀

所以合春秋公在乾侯之集覽應聚清天倫通鑑唐中宗嗣聖元年

文足以開萬古之愚蒙矣集覽太后武氏臨朝稱制廢帝為廬陵王

英公李敬業起兵討之殺潞州縣其妻曰為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
地質與微昔唐太宗下陳營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
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變踐元后於鞏崔陷吾君於聚應殺姊屠兄
弑君鳩母入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
愛子幽之於別官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
何在太后見之問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
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注禮記父子聚應注聚共也此鹿曰鹿
批晨司禍凶周書批維之晨惟家之索注批維母難也批維晨鳥喻
婦代夫治事也何非伏張徒誰辨取日功唐書本傳狄仁傑蒙聖膏
忠以權大謀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而人不及知故呂溫頌
之曰取目雲淵洗光咸池潛授
五龍夾日以飛世以為知言

朱光遍炎手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

卷之三

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絛絛掩身事齊戒及此防
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系道牽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始集釋曰開

先謂啓其端禮記云有開必先掩收欽也捨身齊戒月令之文於仲夏仲冬之月見之及此指幾微而言開關息商旅凡易卦復言安靜以養微陽也系道牽如卦初六象詞牽進也以其進故止絕之所謂繫于金柅是也此篇言君子當躡陰陽消長之機以加存養省察之功一陽初復必齊戒預養以固文明之基陰初始亦必齊戒預備以極昏迷之斬也

微月墜西嶺爛然眾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

極樞軸遙相當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萬國三辰環

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天補註曰昂

高舉貌南北極天之樞也天形微倚繞地左旋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樞軸設言天之旋轉所以持兩端而居中不移者如戶之樞車之軸也太乙即北辰所謂帝座也按朱子語錄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三辰日月星也此篇因天象以明人心之太極夫北辰一星獨居中天照臨四國三辰環繞而歸何之人心處方寸之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亦猶是也故特舉此以示入其意切矣

放動然欽明南面亦恭已天哉精一傳萬世其人紀猗歎嘆日

躋穆穆歌敬止戒旻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

寒水魯叟何常節刪述存聖軌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堯舜禹湯

補註劉氏曰放動堯舜禹湯也精一者持敬之謂也

德聖敬日躋也穆穆敬德之謂也謂召公作旅葵之書以戒武王待旦孟子言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魯叟謂孔子也此言自古聖人相傳之心法惟在敬之一字至於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賢聖之大成其刪詩書定禮樂亦不過著明前聖之軌轍耳是則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學者可不深念之

集覽放動始欽明堯書堯典篇君稽古帝堯曰放動欽明文思安安

日躋戒堯光武烈周書旅葵篇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旅貢
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魯叟何常節論語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節之有

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

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頽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

德門勤行當思不息敬守思彌敦熊氏剛大曰此篇論易首乾坤

以進補註劉氏曰庖羲即伏羲也開戶曰闢乾坤為易之門故云闢

德也乾健也天行健故乾配天德坤順也地道順布故坤稱地

文凡物之所載繁然呈露者皆謂之文玄渾謂天方儀謂地也頽然

重墜貌亦安靜之意雲峯胡氏曰前詩自堯舜至天子是自有祖流

謂聖聖相傳只是此敬詩自流溯源論庖羲之易未亦提出敬字

坤之敬以有內敬也乾之自強不息亦敬也先儒云天地設位而易

行乎其中矣亦只是此敬

大易圖象隱詩書間編訛禮樂列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琴寶

匣絃絕將如何與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六

惟程伊川能繼情註劉氏曰圖河圖及伏羲先天諸圖象卦象皆

孔子六經之絕學情註大易至理所有隱謂窮於測候術數虛無詭

說而不明也問編訛者如詩小雅不當升魚雁于鹿鳴之什之類書

武成洪範盤俱詳材者篇多有錯簡也禮樂交喪謂禮禮多殘缺而

樂經又發不傳也魚魯謂簡牘既燬有讀亥為豕魯為魚之類龍門

本河津山各周禮稱龍門之琴必以其地之所出也此因伊川程子

空龍門之上以著書傳道故託言之此嘆聖經殘缺大道隱

而南程夫子得不傳之學於千數百年之後聖人之微言如

胡氏曰理餘韻於絕絃之後周程三夫子也獨舉龍門而言可以包

括矣

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絀儻哉鄒孟

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為爾挈裘領丹青者明訓今古垂

煥炳何事十載餘無人踐斯境熊氏剛大曰此篇論顏曾思孟傳

後人之補註余氏曰此言顏子之克復曾子之日省子思之慎獨雖

不能不同而孟子接孔子之說漸之以操則存一語警言如

裘領領挈而裹自順蓋四勿三省與慎獨尚絀無非操此心而欲存

之也著為明法炳若丹青非隱奧難見高遠難行何為無人實踐斯

覽乎雲峯胡氏曰孟子雄辨三萬四千六百八十

五字不為有餘提挈裘領只操存二字不為不足

元亨播群口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

見斃舜道彌昏未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熊氏剛大曰此篇言異

端詞章之學害道妨教

故先發此以明補註劉氏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元亨於時為春夏
 吾道之本原也萬物生長周子以為誠之通利貞於時為秋冬
 萬物收斂周子以為誠之復誠者元亨利貞所以流行之實理即下
 文萬物化之原所謂大極是也五性五行之性曰仁義禮智信五行各
 一其性而人心具一太極為得五性之全實斯全者亦上文非誠無
 有之意雲峯胡氏曰詩第一首言太極到此復以誠之一字言之猶
 周子圖說太極者不圖在誠之遍而在誠之復蓋所謂
 靈根之固者即萬物化之原也鑿智者失之幽探者得之

飄飄學仙作遺世在雲間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

虎二年養神丹乃圭一又曰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羶諒

非難但恐遠天理偷生詎能安熊氏剛大曰此補註詹氏曰玄命

生之推生死關者陰陽合氣之機劉氏曰金丹即指入身之中而言
 丹家所謂乾坤易氣是也蟠者交媾之謂龍虎藥物之假名其實精
 氣二物而已三年言其又蓋丹既成又必溫養之又然後能脫然而
 輕舉也乃圭本章以為十分方寸七之一乃圭入口蓋用蔡同契刀
 圭最為神還丹可入口之文雲峯胡氏曰所謂天道者陰陽屈伸是
 已使可有生而無死是有晝而無夜有陽之神而無陰之屈豈天道
 哉是故仁者之靜而壽吾可為也
 神仙之偷生而不死吾不為也

西方論緣業甲甲喻群愚流傳世代又梯接凌空虛顧瞻指心

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蔡然世爭趨號虛不踐實蹟彼荆

榛塗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熊氏剛大曰此補註劉氏曰西方

特生西域緣業謂人死不滅復入輪迴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梯接猶
 言架空也指心性佛書有即心是佛見性成佛之說超有無謂其言
 有則云色即是空言無則云空即是色之類蔡然草莽從風偃之貌三
 聖禹周公孔子也此言佛初在西或以緣業化誘愚俗其言卑近不
 可使之怖畏不敢為惡耳及傳中國既又為其徒者轉相梯接講演
 空安勝大之言未幾又變為禪直以一頓悟語言之須便可識心見
 性超悟道妙捷徑開離高人定士亦莫不靡然從之如行榛荆之
 途鮮有不困於顛路者焉繼三聖焚其書即孟子距楊墨之意也

聖人司教化豈序有群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序既昭

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群居競能深爭先冠

倫料淳風又淪喪擾擾胡為哉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大學之勤蓋

於本者加意故設學教有推以天理人倫為重文藝之間特餘力游
 意云耳後世於末者用工故設學教育推以文詞葩藻為尚天理人

論曾不講明此未補註劉氏曰橫通作養學舍也善端即四端也天子所以深嘆也補註序即書所言五典人文亦五典中入理之倫亭襄歎舉之意襄開言易見也論魁猶言甲科狀元也雲峯胡氏曰前六句言占者學校之教如此後六句言後世科舉之弊又如此古之學校不過欲人境養善端以不失其本心而已後世科舉競業爭倫魁虛名可得耶本心已失之矣古今風俗之純駁世道之興衰皆由於此

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

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幼書劇嗜多見惡逾

探湯庸言戒麤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

志于學及時起高翔熊氏剛大曰此補註劉氏曰童蒙養見易正

親也謹暄涼即溫清之事簪帶也馴其也嘗者知其味而好之也矣

番肉逾探湯言惡之甚也庸常也時行即庸行軻斲車止輪木發動

動輪則車行也上篇說言士風凋弊由教養之失道故此專言童蒙

於養正以為進德修業之基然或恐其妄意躡等故又戒之曰聖

途難遠且當於此從容漸進候年十五而志大專從事於窮

理修身治人之道然後奮然高起造乎聖賢之域不難矣

哀哉牛山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蘖生牛羊復來侵焚惟皇上

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良其背肅容正

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牛山之補註

劉氏曰牛山木見孟子集註任堪也勝也反躬自省也樂記云好惡

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良其背良卦象辭止靜之

義蓋人身百体皆為物所動惟皆不動故爾雲峯胡氏曰哀哉二字

孟子本謂於其心而不知求者言也牛山一章亦言人之放其良心

也故詩亦以哀哉二字先之嗚呼心者吾之所得於天而異於禽獸

者也吾自放而失之則去禽獸不遠矣豈不大可哀也哉學者讀之

宜惕然深省也

玄天幽且默神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

子咕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

葉繁發憤求刊落奇功收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天道不補註

劉氏曰清清明溫和厚也彼哉者外之詞夸大毗附也詩云無為

夸毗蓋小人不為大言以夸世則為諛言以毗人也咕囁多言也神

聖人無言後世多言之誠

蓋謂明德即前所謂萬化原也此言天本無言四時行百物生聖人
欲無言日用動靜莫非至教彼夸大阿諛之人徒隳口才務美于外
而卒迷其內竟何以哉蔡氏曰未句見其歸根趨實神功絕絕有不
可形容之妙以為自責則又若自謙以為自謙則又若自任百世之
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矣徐氏曰奇功收一原實此道之全
體融會於方寸即夫子所謂一以貫之子思所謂無
謂無極而大極大極
本無極也吁妙矣
集覽 被哉夸此子詩無為
友占雖多言也前書惟夫傳今日長者為壽乃效於曹見也曹耳比
顏師古曰附耳小語也鄭氏曰占策轉反聶女轉反

酬南軒

借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蓋要眇難名論謂有寧有
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
茲源曠然遠莫測賜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消消
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數此
語期相敦集覽 此篇論 集覽 此篇論 集覽 此篇論

於水火膠漆相持不釋故曰相抱亦得炭則
和歸水復其性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相愛

觀物二首

魯齋許氏

物產天地間精粗據兩偏兩偏互倚伏一氣常周旋善善不可
緩安安貴能遷人生喻此意有當心乾乾
事物形雖同中間勢各異推遷無寧期倏忽幾易位智者識幾
微安焉處平易人生貴無私莫使聞見累

律

復卦詩

邵子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方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
淡大音聲耳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熊氏剛大曰此篇論
陰剝於坤陽萌於復

主理

集釋

陽生於此節復之初爻

也於此見天地生物之心生生不息未嘗有所改變後易一陽
方動萬物未生正猶明水之酒其味甚薄咸英之樂其聲甚希補註
大音希見老子注太音猶雷霆待時而動朱子曰天心無改後謂
年年月月日日時時如此又曰冬至子之半康節先生謂才離於亥
而為子方四五分未全成子此時一陽發動萬物未生之時無聲色
臭味之可聞可見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也蓋康節指陰陽
動靜之間而言

天道吟

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言語處更看作為時隱几功夫
大揮戈事業軍春秋賴乘輿出用小車兒集覽隱几功夫大在子
而坐仰天而嘯嗒嗒焉以喪其偶類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
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也揮戈
事業里淮南子云暮陽公與韓連戰
酣日暮接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

善吟

人之為善事善事義當為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事須安義

合言必道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閑吟

忽忽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句會飄然
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

觀物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心粲星辰
夜情忻草木春自憐斷喪後能作太平人

仁術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徒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
有虛明覺處真擴充徒此念福澤遍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穀
棘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聞善決江河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禹巢穴河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退行盈科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秋日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牕日已紅萬物靜觀此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亦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蘇氏曰大曰此篇形容心體廣大超靜觀者現其理也自得即万物皆備於我之意因意趣也與人同即萬物各得其所以之意天地有形外謂其天無外也凡云變態中謂事無窮也

和堯夫打乖吟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携卷天為詩豪剩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言猶足題鄉人蘇氏謂大曰此篇形容堯夫若貧樂道雖混處塵俗而至德之客自使人異

熊氏曰打乖堯夫自號 補註打乖者打謂打疊乖謂乖堯夫自號

和堯夫首尾吟

先生非是愛吟詩為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龍門道中

邵子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感上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筭用舍隨時無定名瀟即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

海三十年前掉臂行熊氏剛大曰此篇言觀物達理泰然自處是非榮辱不足為吾累也

天意

天意無他只有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居暗室絕利須
求在一源未喫力時猶有說到收功處更何言熊氏剛大曰此乃無聲無臭無底意
聖人能事人雖繼無價明珠止在淵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天道自聖人之無價明珠止在淵
極致 聖人之無價明珠止在淵

極論

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遍却似不
曾生一舩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各山熊氏剛大曰此言欲求衆理當求之
此先能了盡世間事熊氏剛大曰此即三綱五常四端萬善也然後方言出世間熊氏剛大曰此
論言人生天地間只有百年必預交已以求至貴而為他人之事

觀物

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
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熊氏剛大曰人於心上起熊氏剛大曰
此心即上文所謂立根也天人焉有兩舩義道不虛行只在人熊氏剛大曰此篇
人以心為太極天人之理則一當充而廣之

觀物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為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
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
往熊氏剛大曰三十六宮乾一兌二則三宮也
離三震四合三與四則為七則以三乘七
宮也巽五坎六合五與六為十一以十乘十一則二十一宮也艮七
坤八合七與八則十五以二乘十五則三十一宮也
震坎艮各五畫則數十五也巽離兌各四畫則數十一也合之為三

十六此篇言如復補註洪鈞言天也鈞陶瓦輪轉者漢陰陽及八卦之數補註書注曰造化為人猶陶之造瓦

首尾吟 二首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寶鑑造形難隱髮鸞刀迎
刃豈容絲風埃若不來侵路塵土何由上得衣欲論誠明是難
事堯夫非是愛吟詩能氏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強時事到強為須涉迹人能知
止是先機面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路岐省力事多人不

做堯夫非是愛吟詩能氏剛大曰此篇言凡事不可強為當知所
改正不補註好田地喻良心平路岐謂大道
消如此補註省力事謂循良心而行大道也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明著衣冠為士子高談仁
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浪皺眉六十七年無事

大非是愛吟詩能氏剛大曰此篇言其平生脩身事
補註此
理所見高所處泰不為物慾香擾

大六十七歲
作其年堯夫卒

先天吟示邢和叔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真腹胸中羨物肯自銜天下英
才敢厚誣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能居直從字泰收功
後始信人間大丈夫

仁者吟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
言滋味長莢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與其病後能餐
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安樂窩中自貽

生理

詩

六

物如善得終為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米
旋到胸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花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
會枯榮消得幾何功集覽 齊梁高士氏家塾記 夫在洛所居 號安樂窩

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朱子

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群賢聽鹿鳴三爵何妨舊積藻一編詎
敢議明誠深原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無窮巷外
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白鹿講會次方丈韻

宮牆蕪沒幾經年祇有寒煙鎖澗泉結屋幸容追舊觀題名未
許續遺編青雲白石聊同趣霽月光風更別傳珍重箇中無限
樂諸郎莫羨羨騰鶩

蒼蒼吟 寄答曹州李審言龍圖

邵子

蒼蒼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以異陽舒陰
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其露零時草木香幽巖蔽崖生鬼
魅清平郊野見鸞鳳千花爛為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
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集覽 李審言按宋 李復圭字審言

絕句

書春陵門扉

周子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月到梧桐上吟

邵子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集覽 邵氏謂大 物形容聖人清溫之德蓋月到梧桐天光瑩也凡來楊柳天氣溫 也必聖人德性昭融方足語此故未復云此景共誰言厥有言哉

清夜吟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舫清意味料得少人知熊氏剛大曰此篇借

物形容聖人之本休清明人欲淨及蓋月到天心則云露及掃風來水面則波濤不興此正人欲淨及天理流行時也
平一舫清趣而會之於心非知道者莫能也補註明

安分吟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熊氏剛大曰此篇論

安分知幾乃是出人之事

天聽吟

天聽寂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熊氏剛大曰此篇論

上天之道只是人心之理

感事吟

功功不不然然拘拘縛縛則則不不去去二者無無奈何奈何徘徊徘徊歲歲將將暮暮熊氏剛大曰此篇言

林雅培惡習難克因循在蒲老行至矣堯夫詠此以警呼後學也

至靈吟

至靈謂之人至貴謂之君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人鬼吟

既不能事人又焉能事鬼人鬼雖不同其理何嘗異

仁聖吟

畫道之謂聖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

心耳吟

意亦心所至言須耳所聞誰云天地外別有好乾坤

偶成

程子

雲淡風輕近午天熊氏剛大曰此正陽明勝陰七消之時也傍花隨柳過前川熊氏剛大曰取其生意春融與

時人不識予心樂熊氏剛大曰此正陽明勝陰七消之時也將謂偷閑學少年熊氏剛大曰此補借物形容陽勝陰用生

意春融與補註上蔡謝氏曰先生任鄆縣薄時作看他的胸襟與曾點一轍

謝王佺寄丹

至誠通聖藥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通靈遠寄甚翁濟病身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我亦有丹君信否熊氏剛大曰此

用時還解壽斯民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丹不如吾道之丹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能壽一世

酬韓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酌酒公能樂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飯煖羹熱我自貧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若語至誠無內外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却因分

別更迷真

恍惚吟

邵子

恍惚陰陽初變化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氤氳天地下迴旋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中間此子好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光景安得功

夫人語言

誠明吟

孔子生知非假習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子無軻先覺亦須修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誠明本屬吾家事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自是今

人好外求

莫春吟

林下居常睡起遲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那堪車馬近來稀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春深書案蘼垂地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火曰此

可見其靜庭院無風花自飛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理流行從容洒落氣象

芭蕉

張子

芭蕉心盡展新枝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新卷新心暗已隨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剛大

日猶人心之義理無窮方其得新願學新心養新德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旋隨新葉起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

益之時又有新益存於其間也新矣上丙可是狀物下丙句是辨物新心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養新德尊德往工夫也熊氏剛大曰此補言丹藥之新

乘起新知道問文字工夫也橫渠先生觀物性之生生不窮以明義理之源也無盡學者當深味之毋徒以詩句觀也

和陳營中子齋自警言 五首

龜山楊氏

畫前有易方知易曆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事蠹魚徒自老青編集覽 陳營中按宋鑑 陳雄字營中

入荒同宇混車書一視那知更有渠憑軾自應由砥道徑蹊無處問歸愚

行藏浪信執中難時措應容道屢遷一目全牛無肯繁駘然投刃用方安

聖門事業學須彊俚耳從來笑折楊詭遇得禽非我事但知無有是吾鄉

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達多狂未歇坐馳還

愛鏡中頭

水口行舟

朱子

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熊氏別大曰此篇形容私慾之波自在泛溢天理常昭著

詠開窓 二首

昨日上墻當面立今朝竹牖何陽開此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熊氏別大曰此篇詠塞者既去明者自來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大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觀書有感 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

頭活水來

有夜江邊春水生，象衝巨艦一毛輕。向來在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沙教外之樂沙詩請問 二首

至理無言絕淺深，塵七刹七不相侵。如云教外傳真的，却是瞿

曇有兩心 集覽 瞿曇釋 氏之名

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擾儒林。欲知陋巷憂時樂，只向韋編絕處尋。

石子重元示詩留別次韻為謝 三首

此道知君着意深，不嫌枯淡苦難禁。更須涵養鑽研力，強矯無忘此日心。

克己工夫日用間，知君此意久晞顏。摘文妄意輸朋益，何似書

紳有訂頑

喜見薰成百里春，更慚譙誨極諄諄。言勉盡精微蘊，風俗期

君使再淳

送林熙之 二首

仁禮難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聖言妙蘊無窮意，涵泳從

容只自知

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間，始笑前

來說異同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

紅總足春

春日偶成

聞道西園春色深
急穿屐去登臨
千葩萬蕊爭紅紫
誰識乾坤造化心

敬義堂

高臺巨榜意何如
住此知非小丈夫
浩氣擴充無內外
肯誇心月夜同孤

答袁機仲論啓蒙

忽然半夜一聲雷
萬戶千門次第開
若識無心含有象
許君親見伏羲來

易二首

立卦生爻事有因
兩儀四象已前陳
須知三絕章編者
不是尋行數墨人

集覽 韓絕章編 史記孔子 晚而喜易 常編三絕

潛心雖出重爻後
著眼何妨未畫前
識得兩儀根太極
此詩方好絕章編

好絕章編

文贊

補註 雙湖胡氏曰五贊人要皆教人以象占之字首篇原可 偶之象次篇述作者之旨三篇明筮以發其占四篇稽

類以考其象五篇以警學各欲人讀易之際常如卜筮之 假象辭以為儀則而終擲於吉是又會象占而一之者也朱 子當云其解易只作筮卜之書今五贊皆以象占示教其旨 深矣。愚按熊氏於五贊上錄三篇一警學二原象三稽類 而無沐旨明筮二篇且次 序失脩今以啓蒙正之

原象贊

朱子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集釋熊氏曰太極分判陰 降而下陽升而上陽

奇而主發散陰補註雲峯胡氏曰太一即太極以其未分則曰太一

偶以順承乎乾補註以其極至則曰太極陽實則能施陰虛則能承

也其又則陽之輕清者升而為天陰之重濁者降而為地朱子不曰太

極而言太一蓋太極惟皇昊義仰觀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集釋

熊氏曰三皇中太昊氏伏羲氏仰列天文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集釋

地理奇畫偶畫瞭然宿陳陰陽兩儀由此而立補註惟皇上帝之皇

一奇一偶是謂兩儀其數則陽而陰二周子謂既幹迺支一各生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郊子謂一分为二者是也

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集釋熊氏曰既有其餘復生其技一奇之上

偶陰陽交互錯雜補註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偶二畫者

是為大少陰四象補註四象謂四象其謂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

太陰四周子謂水火木金一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偶陰陽以章

邵子謂二分爲四者是也

集釋熊氏曰奇而又奇陽而又陽奇補註章著耦而加奇陰內陽外

偶復加偶陰與陰會集釋熊氏曰偶上又畫一奇陰在下曰內陽兩

一既分一復生兩三不在目八卦指掌集釋熊氏曰陽一陰二既分

各生一奇一偶合四象而觀之凡四奇四偶補註指諸掌一易見也

天地入之分皆在日前八卦之畫如指斯掌補註四象之上各生一

奇一偶而為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畧其而有八卦之奇奇而奇初一

各矣大德謂八卦成列邵子謂四分爲八者是也

曰乾奇奇而偶兌次二焉奇偶而奇次三曰離奇偶而偶震四曰隨

偶奇而奇巽居次五偶奇而偶坎六斯階偶偶而奇艮居次七耦耦

而偶坤八以畢集釋熊氏曰三畫皆陽是為乾卦位居第一二陽上

陰一陽是為雜卦位居第二二下畫一陽上畫二陰是為震卦位居第

四下畫一陰上畫二陽是為巽卦位居第五下畫一陰上畫一陽

陰是為坎卦位居第六下連畫二陰上畫一陽是為艮卦位居第七

三畫皆陰是為坤卦位居第八蓋先天之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

五坎六艮七坤八補註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

位序之布列如此補註艮西見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也

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成卦人文斯明集釋熊氏曰初畫是兩儀

八卦成矣奇偶分剛柔位尊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

甲序貴賤別人文著見昭焉

外集釋熊氏曰四以八卦又演而重之一本卦為貞小變卦為悔貞

乾變為八以乾官內八卦觀之乾坤為貞其七卦為悔貞人

生一各生一

生一各生一

生一各生一

生一各生一

生一各生一

生一各生一

生一各生一

生一各生一

生一各生一

生一各生一

生一各生一

生一各生一

貞固之體悔有變易之義變為六十補註

四卦貞者正卦為內悔者變卦為外補註

又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海朱子曰貞

是底便是體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也

用時靜而動集釋熊氏曰一陰一陽

極復動也此以上補註圖一過本都是陽

言伏羲先天易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

往彼來只其象如此又曰變易是陽變陰

陰變為少陽此降帶而王傳夏歷商有占

是占筮之法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傳之有夏

商雖有占卜未有文字前民之用不顯文王

卦一純六爻集釋熊氏曰於是文王繫之以

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集釋

陽為長男坎中畫得乾陽為中男艮上畫

坤陰為表女離中畫得坤陰為中女兌上

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

集釋熊氏曰此以後天易

夏以居北方屬水主冬震在東方屬木主春

兌在西方屬金主秋離在南方屬火主夏

坤在西南屬土主冬乾在西北屬天主冬

震在東方屬木主春巽在東南屬風主春

坎在北方屬水主冬艮在東北屬山主冬

離在南方屬火主夏兌在西方屬金主秋

補註法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

貞者正也悔者變也

用時靜而動集釋熊氏曰一陰一陽

極復動也此以上補註圖一過本都是陽

言伏羲先天易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

往彼來只其象如此又曰變易是陽變陰

陰變為少陽此降帶而王傳夏歷商有占

是占筮之法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傳之有夏

商雖有占卜未有文字前民之用不顯文王

卦一純六爻集釋熊氏曰於是文王繫之以

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集釋

陽為長男坎中畫得乾陽為中男艮上畫

坤陰為表女離中畫得坤陰為中女兌上

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

集釋熊氏曰此以後天易

夏以居北方屬水主冬震在東方屬木主春

兌在西方屬金主秋離在南方屬火主夏

坤在西南屬土主冬乾在西北屬天主冬

震在東方屬木主春巽在東南屬風主春

坎在北方屬水主冬艮在東北屬山主冬

離在南方屬火主夏兌在西方屬金主秋

陳敷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集釋

熊氏曰遭秦焚書能伏

義未天之畫程伊川演文王後天之畫卦象昭陳卦數補註益皇授
益列言之詳盡道理由此而得過百萬載亦作常法補註書易以
益之書弗焚義畫謂先天六十四卦之圖周經謂文王周
公孔子所繫之辭也象陳數列謂即圖言盡理得謂程傳也

述古具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判利害不分補註上古謂洪荒之世風

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群補註風氣謂風俗氣化也聖

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言伏羲具生知之質而超出群類也

之下筮以斷可補註古者伏羲氏文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

則觀法於地始畫陰陽奇偶卦爻辭象教人

卜筮以决事之可不可而避凶趨吉也或問朱子曰文王周公前未有

卦爻辭何以定吉凶曰此無可考但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

有四則疑補註君師謂為

已有辭矣補註君師謂為

之為之師以教之也詩曰天之牖民謂開明之也言聖人教民卜筮

如鑿鑿為戶牖使之開明於是下民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而有常

也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偽日滋補註中古謂三代之持

益也文王身蒙大難安上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山象辭爻

及周公六爻是資補註穆穆深遠之意身蒙大難謂文王拘於羑里

繫爻下之辭也補註安上樂天惟世之憂乃繫六十四卦彖辭周

周公因卜筮之事流教丁寧懇至詳

審周密必居中得正乃亨乃吉也

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鈞深闡微

如日之中補註語告也告了以孝告臣以忠即所謂因事設

流淫于術數傳句成欺黃裳亦誅補註既及也淫過也按左傳咸昭

下言黃裳上吉后平子會會曰漢句不余欺也又按南刑將叛得

黃裳之占以為大吉后嗣大敗胡氏曰咸會本有潛上之心曰漢句

成欺者會欲欺人借圭以成其欺也南刑率事正反乎黃之中裳之

下其敗也固宜曰黃裳亦誤者非易之誤南刑乃南刑用易之誤也

○傳句圭

所出地名

大哉孔子晚好是書常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

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補註按史記世家孔子讀易常編三絕韋

孔子玩易之久竹簡所穿之皮三次斷也又按孔安國書序云八卦

之說謂之八索深其義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贊易道以黜八索足

以

以垂世也 居首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

繆假我數年庶無大咎補註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之而玩其辭動

潛見乾坤文言言外過也論語假我數年卒以卒易可以無大過矣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

載是臨補註漢藝文志云世歷三古人更四聖註惟是學者不本其

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補註不本其初謂不本四聖人之言解易此故肆於

文辭者也如焦貢京房以災異分卦有日以推易此拘泥於象數者也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沒身

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陋維用存疑敢曰垂後補註此皆未子

鑽鑽亦堅仰弥高見論語奚謂何也有疑待后人也朱子之望後人至矣

明筮疑貝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天衍虛一無為其為

用者四十九著補註朱子曰天負地方負者一而圓三三各一倚故

而為二數皆倚此而始又曰撰著之法取五十著為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信手平分置右於九取右

一著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撰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于初初初左手

無名指間右策左撰將指是安再初之奇通掛之筭不五則九是謂

按撰法著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以象兩儀而掛右手一

策於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三才遂以四撰左手之策以象

四時而歸其餘數於左手第四指間以象閏又以四撰右手之策而

再歸其餘數於左手第三指間以象再閏是謂一變其掛初之數不

五即置此掛初再用存策分掛撰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

三變既備數斯可察補註一變之后除前餘法復合其見存之策或

變其掛初者不四則八再變之后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

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掛撰歸如前法是謂三變其掛初者

如再變例三變既畢乃合三變視其掛初之奇偶以分所遇陰陽之老少是為一爻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

為少八九為多三少為九是曰老陽三多為六老陰是當一小兩多

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補註五四為奇九八為偶掛初二奇

合十三策而為老陽其畫為口

所謂重也掛劫三偶合二十五策而為少陽其畫為一所謂單也掛劫兩奇

一偶合十七策而為少陰其畫為二所謂雙也掛劫兩偶

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謂註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

變如是每三變而成一爻凡有十老枝而終必歸於一其常六之皆守家

辭是當補註老陽老陰亢極而變陽爻變為陰爻陰爻變為陽爻也

本卦彖辭而以內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

五視彼所存四一五一二分一專補註凡卦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

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所謂兩兼首尾也三爻變

則古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所謂古兩卦卦

也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五爻變則以之卦

不變爻占所謂視彼所存也四一五一二分一專者履解所謂四爻

變者專看一爻也皆變而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全此視彼乾占

用九坤占用六泰睽匪人姤喜來復補註凡卦六爻皆變則占之卦

象辭謂之新成舊毀消息盈虛全此視彼乾占

此可

此矣

新變之卦舊謂本卦也合此視彼者此謂本卦彼謂之卦也若乾坤

二卦也變則占用九用六之辭而與餘卦不同也愕驚言泰卦乃

天地交泰之象如六爻皆變則為天地不交之否為可驚也若一陰

始生之姤而變為陽生剛長之後則可喜也聖賢扶陽抑陰之意於

此矣

稽類彙

八卦之象說卦已全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像告惟是

之求斯得其要集釋熊氏曰八卦之象夫子說卦已備究之於經發

其要補註大傳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

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大艮止為

山兌說為澤以是與之其要斯得集釋熊氏曰乾主乎健故天行不

天震主乎動有雷之象巽主乎柔入為木為風坎主乎險流為水為

泉又為雲雨之象離主著麗文章光明為日為月為電為火之象艮

主乎止有山之象兌主乎說有澤之象即此求之其大要可得凡卦六虛奇偶殊位奇陽偶陰奇以

其類集釋熊氏曰凡一卦六畫之虛奇偶補註六虛出易大傳有曰

五上六爻之位也得位為正二五為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集釋熊

曰得其位則正二為下爻三畫之中五為上爻三補註位謂初二三

初三五為陽二四六為陰以爻言之則九為陽六為陰得真海體分

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集釋熊氏曰內卦為貞外卦為海其

應之位陰與陽補註乃得其正謂分上下兩爻而論必陰與陽應陽

為應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為集釋善君子當此陰

則皆惡小補註惡也凶也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易變謹此為則

集釋熊氏曰卦之常者可以類求卦之變者非定補註此因上陽淑

陽善陰惡此理之常若語其變則不同朱子嘗曰易大槩陽吉而陰

凶間亦有陽凶而陰吉者蓋有當為有不當為若當為而不為不當

敬謹學類 以上易五卦

請勿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集釋熊氏曰敬爾容正爾

論于卦于爻如萊斯得假彼象辭為我儀則集釋熊氏曰于卦于

得其應借此易象之補註卦謂六十四卦爻者每卦皆有其爻也筮

言作我應事之準則補註卦著也象謂伏羲畫卦奇偶之象辭謂又

王周公孔子所繫之辭也儀法度也則品式也言請一卦一爻字從

便如占筮所得考其象之所以然以求辭義而為我之法則也字從

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集釋熊氏曰一字之間必極易之

情所占之事必因其自然之理所卜補註訓謂音義也逆者迎也大

之意當使其平不可先有所主也補註傳曰爻象以情言謂卦之

辭也事謂曰否曰臧如自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補註臧善也否

占者之事曰否曰臧如自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補註臧善也否

母寬以略母密以窮母固而可母必而通集釋熊氏曰母求之寬而

夫之窮母堅固以為補註窮塞也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

可母期必以為通補註窮塞也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

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集釋熊氏曰理

之未來者尚虛及應諸用方有補註勉齊黃氏曰此指學易者而言

其事非之所該本無一事也雖其實而所該者無形事之

為用雖本虛而因應乃有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

動集釋熊氏曰考其理之實以待其事之虛存是理之然以補註朱

日稽考實理以待事物之來存此理之然以應無窮之用占便足易書內文字言語今便是今日之事靜謂理動謂事也潔淨精

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集釋熊氏曰其然潔淨其理精微

告補註易只懸空說箇道理不比他書各著事上說故謂在昔程

氏繼周紹孔與旨宏綱星陳極批集釋熊氏曰在昔伊川繼紹周孔

北極居中而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在簡敢述而申補註斯謂象

象星拱向本卜筮之書伊川作傳以理為主朱子作啓蒙本義以發明乎象

占之幸故於此贊述之以示學者也小子在簡者朱子自謙之辭也

復卦替

萬物皆賦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補註熊氏曰賦動貌言

窮盡誰其主此天地為之主宰也補註職上見莊子至樂篇註云繁殖也這陰闔陽

開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集釋熊氏曰陰氣閉陽氣開陰闔

窮由此全禮補註疆界奚獨於斯潛陽止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集

達於妙用釋熊氏曰獨於此時截此陽氣於老陰補註壯盛也五陰在上故曰

釋之下而謂昭然是為天地生物之心補註盛一陽在下故曰潛復

卦象辭曰復其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闐然具此全美集釋熊氏

見天地之心乎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闐然可見其端縮耳補註朱子曰十月陽

閉感翕歛已盡此乃陽氣方動之初馬之出門補註氣收歛一時

日闐喻生物之意方始萌發有此渾然之美仁欽藏力寸包括無垠集釋熊氏曰在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

善無有虫其萌有側其隱于以克之四海其準集釋熊氏曰萌動之

剛且隱痛自此充達散之補註萌生長貌側隱之心仁之希緒充者

天下初無二理如準則然推廣而充滿也四海其準者祭義云

放者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而準儀禮經曰惟茲今恥綿之間是用齊
傳通解朱子曰準猶齊也言無不同也
戒掩身閉關集釋熊氏曰謂當此方復之時一昧之陽至微不絕必
以助方長補註商旅不行按靜以養微陽月令云齊戒掩身以待陰
之陽也
陽之仰止義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集釋熊氏曰仰彼伏
定平仰止義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集釋熊氏曰仰彼伏
易經合易傳敢助一言以補註經謂文王周公之
告後之君子無怠於此

復卦義精

張南軒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于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以生生群物
是資而以日享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
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脉絡貫通焉其保之日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
或息養而無害敬立義集是為復亨出入無疾

心經贊

補註理宗端平初西山拜守泉州著心政二經心
經始自舜禹授受繼以詩易四書禮記周程

朱之言凡謂心之說雖不
畢備復作此以替其義云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集釋熊氏曰舜授是道於

有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

執厥中萬世之下傳心之學此衣本原也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

好有樂有忿有懼集釋也心一於喜而不察忿懼怒也心一於怒而

不惟慾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匿從之集釋而心一於喜怒

易流是日人心補註人欲如口之欲味目之欲色道心伊何根於性

危殆而不安補註四肢之欲安佚皆是隱惡也道心伊何根於性

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集釋熊氏曰道心本於天命謂性之正宜之

理為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集釋熊氏曰理則無

心微妙難見毫髮之間或一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辯白黑
有所失其能存者甚少
集釋熊氏曰人心道心幾微之間弗容問隙察之則
已發者蔡氏曰指其發於形氣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而
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

為之生而人心每所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
之差知及仁守相為始終惟精惟一惟一故中集釋熊氏曰以知察
之於始守之於終更相為用惟能精以察之於危微而不雜故能一
以純於渾融而無間惟能一以純於渾融而無間故能操執比中而
不失補註精謂精察分明言要分別人心中道心二者界限分明而不
也夫如是則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統其中矣若以一
為渾融無間將見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責者詳之
聖賢迭興體妙法妙持綱挈維昭示來世集釋熊氏曰聖賢更迭興
本兆聖下法妙氏氏補註聖賢即中庸序所謂成湯文武皋陶伊傅
網舉維顯示來世補註周召與夫子顏曾思孟也綱網大綱也

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念曰慾必窒必懲集釋熊氏曰戒謹恐根於
之地防閑百邪操存一誠凡有補註閑邪存誠見易乾卦閉防禦也
忿怒嗜慾之私必窒塞慾治補註言防禦邪惡使不得入程子曰
邪既閑則誠存矣懲上帝實臨其敢或貳室漏雖隱寧使有愧集釋
熊氏曰有如上天監臨寧乎不敢亂其心補註上帝臨汝不愧屋漏
暗室屋漏惟然隱幽寧可使有愧耻者補註見詩大雅大明與拆

四非常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廣而充集釋熊氏曰
西此賜也四者皆當克治猶遇仇敵必當攻退則隱仁之端蓋惡
視德言動此四者皆當克治猶遇仇敵必當攻退則隱仁之端蓋惡
義之端辭讓禮之端是非智之端四者皆發見皆當達而充之以
全四意必之萌惡播撒子諒之生春噓物幽集釋熊氏曰意度期
德先去之如雲之卷却席之撤去子諒為慈諒讀為雞大之放欲知其
良慈良之心油然而生猶春氣一嘘萬物皆萌牙雞大之放欲知其

求牛羊之牧濯濯是憂集釋熊氏曰人於雞犬是知求之收拾放心
夏保養善心補註濯濯光潔貌言牛山之木雖伐猶有一指有背孰
獨不然乎補註前集牛羊害之乃光潔而無草木也一指有背孰
貴孰賤簞食禹鍾辭受必辯集釋熊氏曰一指之養與有背之養何
之保辭受之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集釋克治人
間亦當明辨不可思與之同耶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
果何人哉豈不可思與之同耶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
大者集釋熊氏曰維茲道心乃萬善之宗斂之方寸六極在躬散之

萬事其用弗窮集釋熊氏曰方寸心也收斂於此心之中大極渾全
之理皆在吾身散之事物物之間其妙用有

萬事其用弗窮集釋熊氏曰方寸心也收斂於此心之中大極渾全
之理皆在吾身散之事物物之間其妙用有

萬事其用弗窮集釋熊氏曰方寸心也收斂於此心之中大極渾全
之理皆在吾身散之事物物之間其妙用有

萬事其用弗窮集釋熊氏曰方寸心也收斂於此心之中大極渾全
之理皆在吾身散之事物物之間其妙用有

萬事其用弗窮集釋熊氏曰方寸心也收斂於此心之中大極渾全
之理皆在吾身散之事物物之間其妙用有

萬事其用弗窮集釋熊氏曰方寸心也收斂於此心之中大極渾全
之理皆在吾身散之事物物之間其妙用有

萬事其用弗窮集釋熊氏曰方寸心也收斂於此心之中大極渾全
之理皆在吾身散之事物物之間其妙用有

萬事其用弗窮集釋熊氏曰方寸心也收斂於此心之中大極渾全
之理皆在吾身散之事物物之間其妙用有

不窮者 若寶靈龜者奉珙璧念茲在茲其可弗力集釋熊氏曰如寶

待貴璧心念念在 補註 珙璧見老子念茲在茲見 相古先民以敬相

此其可不篤所念 傳操約施傳孰此為先集釋熊氏曰相惟也之先聖以敬之一字相

行此敬 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集釋熊氏曰我領

為先 寒是憂於是采輯 補註 西山時明於紫几清畫爐重開卷肅然筆我

至言以滌肺腑 天君集釋熊氏曰明憲之前几祭之上於清畫熏一爐之香展開書

補註 紫几清淨即書之熏香氣也

箴

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集釋熊氏曰衣冠整目容

工天此四句 補註 書惟皇上帝蓋以主宰而言此言正衣冠尊瞻視

王靜而敬言 補註 潛心以居常若對於上帝也草廬吳氏曰此四句

言靜無 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抑旋蟻封集釋熊氏曰規行

踰越也 之態東臂拱手無他下之狀擇地而行猶曲旋於蟻垤中所謂 補註

縮縮如有循也此四句主動而敬言已上兩條皆言處已之故 補註

草廬吳氏曰此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固敢或易集釋熊氏曰行

四句言動無怠 出門如見大賓而不敬易承一事如 補註 草廬吳氏曰此

主祭而不敢忽此四句亦動而敬言 補註 草廬吳氏曰此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母敢或輕集釋熊氏曰謹言語如

私意如城防寇而甚司實德專一母敢輕忽此 補註 草廬吳氏曰此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集釋熊氏曰不於東而轉

此一事則心存於此更不走走作主一無適之謂敬主一是 補註 草廬

日此四句言心之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集釋熊

無適而達於事 日此篇心主此一事更不參掉第二事亦不參掉 補註 謂不

吳氏曰此四句言事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裡交正集釋

熊氏曰從事乎此是謂持敬一動一靜皆不違此好貌內心皆得其正

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補註熊氏曰頃刻間斷物欲之熱無冰補註所動尊靈吳氏曰此四句之心不能無過之病毫釐者而自寒補註

差天壤身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集釋熊氏曰發忽之差毫釐耳天之

三綱既喪共節補註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九疇之法亦斁壞補註謂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

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六極章廬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可

戒敢告集釋熊氏曰嗟尔後生常持此敬墨卿補註相如賦

稱墨為子墨客卿墨墨卿心莊子云德者有特執

主一箴 南軒張氏

人真夫性其平也直克慎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聖人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為其敵

妙在圭一曷為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繁他及滯冰于中匪忘

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火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勿齋箴 西山真氏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集釋熊氏曰天所賦為性

心誰不有仁天之補註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心者性所性人而不仁

物後耳蕩於聲目眩於色集釋熊氏曰人而不仁遂為外物所

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縱天理晦冥集釋熊氏曰言則放肆動則輕

是不于焉有道禮以為準惟禮是由匪禮勿狗集釋熊氏曰於此有

禮而行非補註準儀則狗集釋熊氏曰禮者理當如此

人一循乎天集釋熊氏曰欲率由天理

尸之曰心而已集釋熊氏曰勿之一語猶防止

補註

補註

補註

聖言十六一字其機機牙既幹鈞石必隨熊氏曰夫子之非禮

勿之一字是其機括機括既動弩雖鈞石補註此篇以弩之機我乘

我車駟馬交驟執範其驅維繫在手熊氏曰車馬交馳範其補

註此以乘車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熊氏

以君子必先正心敬謹雖處補註翼翼恭敬貌兢兢戒謹貌朱子萬

不顯中亦如上帝之降臨也補註日雖居幽隱不若有臨者也

夫之屯一將之令靈錫厥駢執敢于命集釋熊氏曰萬夫也聚皆聽

風之馳誰敢補註此以將帥衆形役之統於心官外止弗流內守愈

犯其威命補註治軍為喻衆形役之統於心官統治外其道伊何所主者

安集釋熊氏曰耳目口鼻衆形之役心官統治外其道伊何所主者

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補註表裏相維動靜交正即誠齋歲所謂動

而弗補註敬表裏相維動靜交正之意維者有所維繫

失也補註敬表裏相維動靜交正之意維者有所維繫

苗之長如薄鴉補註敬表裏相維動靜交正之意維者有所維繫

醉醜補註敬表裏相維動靜交正之意維者有所維繫

思誠齋箴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入合天集釋熊氏曰真實无妄之

而然無所作為求蓋此誠者由誠之補註熊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

以至乎誠由人之道以合乎天道補註已至誠之理天道之本然

也審思明辨自強不息思補註日天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

誠之事人之道之當然也補註人得天地之理為性同是實

集釋熊氏曰此天與人其初則一補註理惟其累於物欲是以有累

心為物誘性逐情移天理之真其存幾希集釋熊氏曰此心為外物

後天理之真實補註此即程子所謂知誘豈惟與天說不相似形銷

无妄所有甚少補註物化遂亡其正者也補註豈惟與天說不相似形銷

上帝即天也惟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熊氏曰

以主宰而言補註子思作中庸指誠之一字以為天道入道

本源以開世俗之惑補註之根本蓋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

此理而無妄朱子所謂一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曰孜孜

集釋熊氏曰即博學審問明辨篤補註愚按中庸言誠者天道誠之

篤行朱子以為此誠之文也真補註者人之道即繼以學問思辨

氏以思為主蓋本孟子思誠而言補註狂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已千弗

至弗已集釋熊氏曰狂者聖者其初一同何忍自暴補註書惟聖罔

狂罔念作聖此所謂狂聖本同也中庸人上能之已千之所謂弗至

弗已也此誠之之事朱子曰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皆明強

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補註雲披霧卷大虛湛然塵掃鏡空清

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補註此形容人

光自全集釋熊氏曰一旦思之而通猶雲開霧少蒼蒼補註此形容人

聖復全補註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然一真諸妄弗作集釋熊氏曰人之

判今復合矣渾合補註人之有生其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

一理諸妄不作補註其職於私欲而天理則泯然相離補註既加天

學問之力則凡日用之間皆有以踐補註孟子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

其實其於是天理渾全而諸妄不作矣補註子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

其指益明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集釋熊氏曰孟

子曰思誠思之一字乃為聖之本苟補註朱子曰中庸述孔子之言

夜氣箴

子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蛰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

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良所

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四時之夜而夜

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群動俱闕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

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

寐養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

斷而昏明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書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儼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戒常凜凜而環伺

理一箴

臨川吳氏

或問予夫子對曰理陰陽五行化生萬類其用至神然特氣爾必先有理而後有氣蒼蒼蓋高包含無際其體至大然特形只形氣之凝理實主是無聲無臭於穆不已天之爲天斯其爲至分而言之名則有異乾其性情天其形體妙用曰神主宰曰帝以其功用曰神曰鬼專而言之曰理而已大哉至哉理之一言天以此理位上爲天物資

以始是謂乾元地以此理而位下焉物資以生實承乎乾人生其間恥然有已乃位乎中而參天地惟其理一所以如此天地與人理固一矣人之與物抑又豈二天地人物萬殊一實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天地無情純乎一真至誠不息終古常新曰天地人理則惟鈞或不相似以人有身氣質不齊私欲相因惟聖無欲與天地參理渾然一形肖而一下聖一等于時保之未能樂天畏天之威畏天伊何無終日遠及其至也與聖同歸一者謂誠惟天惟聖希聖之賢主一持敬敬而戒懼弗聞弗見敬而謹獨莫顯莫見敬而窮理則明乎善如臨如獲心常戰戰一而無適有失者鮮如或不爾禽獸不遠人物之初理同一初人靈於物曷爲其然形氣之稟物得其偏是以於理不通其全人得其正固非物比全體貫通性爲最貴最貴之中又有不同

氣有清濁實有美惡曰聖賢愚其甚曰殊途濁者惡者愚不肖也其清其美則為賢知得美之美得清之清無過不及純粹明靈天理渾然無所虧喪斯為聖人至誠無妄聖性而安賢學而行愚而能學雖愚必明愚而不學是有暴棄下愚不移正此之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四而實一窮且今古四者之內物為最賤天地與人則無少間胡世之人多間以弘上不化替下其物為上智下愚學知困知就人而論亦分四歧理焉本一人自為四下愚之人蓋不足齒困知何賢聖可學能奈何為人不求踐形理在兩間一本殊分散為百行別為四端或謂之道或謂之誠十言萬語一之異名萬事萬物胥此焉出理一之義周遍詳密理萬而一心為主宰心一而萬理之宗會在天曰理在人曰心理一曰實心一曰欲

銘

東銘

張子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

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集釋熊氏曰戲謔之言由思而戲謔之動自

然吾心是感也欲補註朱子曰此則如今人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

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集釋於

言非其心之本然也誤於動非其心之實然也失於聲音而為言之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補註朱子曰此即如今人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

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友歸咎其不出汝者

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集釋熊氏曰或說出於心思而戲謔者可

責其不出汝心而偶失者咎已戲則增長傲誕而惡愈滋矣誣已誠

則遂從非失而過不改補註張子此銘蓋言戲言其動皆本於心所
矣不知而志莫此為甚補註謂有心為惡者也過言過動非出於心
所謂無心失理者也戲言戲動固當速改過言過動亦不可貳今既
不能速改而又不明自誣長傲遂非愚莫甚矣朱子云橫渠此銘開
聖後學不為不切
讀宜致思焉

顏樂亭銘

集覽按一統志顏樂亭在兗州府曲阜縣西八
里魯城內顏子廟前舊有廢井宋埋西大

守孔周翰濬井作亭名曰顏樂司馬光程子
有銘蘇軾有記程頤作此銘以記之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集釋熊氏曰天生斯民有
於學非親於師誰識其理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集釋熊氏曰

聖學知為賢分量之分自古難時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自破昏
曉聖遇孔子而顏子生於此時

為醒集釋熊氏曰聖則學之以道而使化賢則勉於為學補註此言
以道教化學者賢人循教以力

於學上成即以其學行之也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汗以榛井湮
而圮集釋熊氏曰天子所居之地曰闕里周爰闕里也補註爰行

鄉閭出弗視弗復有卓其誰師門之嗣集釋熊氏曰鄉閭愚暗之
今卓然任其責者夫補註出虫無

督出金集釋熊氏曰追古人道迹念今日之荒蕪惻然補註良價未
於心以良價而得復善開諭發幣藏出金補註詳恐有

差巷治以闢井潔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集釋熊氏曰巷廢治而
之於是泉之清可以潤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付予度集

釋熊氏曰載治其基載成其字扁曰顏樂思補註顏樂謂顏子居陋
昔顏子辭此樂心雖今之人以此求度補註巷簞食瓢飲廢絕

而不改其樂也予者釋千載之上顏惟孔樂古世之下顏居孔作
自稱落者宮室始成之謂顏子惟孔是學

集釋熊氏曰十載而上顏子惟孔是學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

疆古今所常集釋熊氏曰顏子盛德後世愈水不忍廢地不忍荒鳴

呼正學其何可忘集釋熊氏曰此井不廢水不忍也此地不廢補註

此言顏井之水不忍使廢顏井之地不集覽周爰闕里按一統志闕

忍使荒差彼顏氏之正學其何可忘乎集覽里在兗州府曲阜縣西

主里

里

里

里

二里魯城內即孔子所居之里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禮鄉飲酒大射於孔子家族氏因以為齋藏孔子衣冠琴瑟車書至漢景帝時魯共仁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贖其居闢金石絲竹之音不敢壞於壁中得古文經傳又高帝過闕里以大牢祀孔子皆此今為文宣廟

克己銘

藍田呂氏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蠶賊志以為師氣為卒徒秦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狹勝私室慾其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害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皐皇四遠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瘁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敬如齋銘

補註按大全集為甫

朱子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已所不欲物施於人以是

行之通物皆春

集釋能氏曰出門如見大賓承事如臨大賓存之於物亦不以施之於人即此行之萬

物同一春意此四句言行恕

已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郵集釋物惟求已便於人無郵孰能友

是歛焉厥躬于墻于美仲尼子弓集釋坐則見之於墻食則見之於

美惟仲尼子弓補註愚按朱子有曰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

爾子弓仲弓字補註道也類井之享高下淺深於此可見此云仲尼

子弓者言孝者從事敬恕常持此心于美于墻常如

見仲尼子弓也所謂夫子與仲弓同事此敬恕也

于隣無小無大罔時怨恫集釋此道同於人無小無大無是怨恫即

在邦在家無怨之意為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求求無數集釋無氏曰為

仁之功至矣

學古齋銘

補註按大全集為甫

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集釋無氏曰觀古聖賢所

補註論語古之孝者為己今之孝者為人程子為己之學知

知於人**補註**曰為己欲得之於己為人欲見知於人

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集釋**無氏曰為己者於踐履之間務其

子則盡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是之餘澤及萬物**集釋**無氏曰

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無惰無為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

纂組是誇**集釋**無氏曰為人者燁然如陽春百物華麗於晉逐**補註**

春華謂春日百花也誦數謂記誦之而數也荀子曰結駟懷金煌煌

誦數以貫之朱子曰誦數者蓋古人亦記誦數者也

熈七世俗之榮君子之鄙**集釋**無氏曰子貢結駟過原憲之家顏子

則鄙之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絲不容胡越其歸**補註**恥微細也

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邇來齋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齋

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為惟占是學先難後獲

匪亟匪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集釋**無氏曰先用功於唯以有得於

後不敢欲速亦不敢終銘以戒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集釋**無氏曰天地變化以

心甚仁得天地生物之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

集釋無氏曰其神妙明通不可**補註**神明不測謂虛靈不昧不可得

謂人之大極也**畧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集釋**無

日頃刻此蕩則奔逸千里之外不有尖理以總攝**補註**畧刻謂日影

之何無妄此心所以不敬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

手**集釋**無氏曰或放或求或亡或有在我而已更由誰哉**補註**及謂

於物求謂求已放之心亡謂失**防微慎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

以相**集釋**無氏曰敬以防其微誠以謹**補註**防微謂防微細之事謹

其為孝之初

求放心齋銘**補註**按大全集為齋

問謂問其切已者近
思謂思其在已者

尊德性齋銘補註按大全集為內
弟程允夫作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曰仁補註書曰惟皇上帝降曰

以主宰言仁義雖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釋曰維

即所降之秉也是仁義二者皆天與我之補註物有則之則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浮

視傾聽惰其四肢釋曰誰人昏塞狂妄苟賤而不貴重

之明慢人之紀其此下流眾惡之委釋曰喪押上帝之明命

於下流眾惡皆歸於此補註予記或原或委原者泉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凶

其室有赫其靈釋曰吾當察此祗敬在栗以持此心執玉奉

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釋曰雖曰之執玉惟恐其墜

顛沛必於是任重道遠願沛必於是任重道遠補註願沛必於是任重道遠遠安敢生怠惰之念願沛必於是任重道遠補註願沛必於是任重道遠

政念
勿乎

志道齋銘

曰趨而指者孰獲而持曰飢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

薄於外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由已而

由人乎哉雖欲遠之安得而遠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
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汗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已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蒙齋銘

物盈所間有禹其數天理流行無一不具維象之顯理寓中及而
求之比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違息察地之勢必厚于德天人一體
物我一源驗之義經歷百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
如水昌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歛流消其生之微若未易達
其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維靜而正出乃不窮始焉
一勺終則萬里問奚以然有本如是是以君子法取於斯維義所在
必勇于為維行有本發德焉出是滋是培其本乃立靜而養源澄然
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一致溥博淵泉其用弗墮
於惟簡肅且有此孫揭名齋非目擊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揮終身
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為道有常內而立心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王乎一壇然有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肅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冊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闔焉沉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惟此一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直方以大協德干坤一念小差祗此齋仰嚴師在首末詔無倦

克齋銘

南軒張氏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父受其中天命則有血氣之萌物欲折誘日削

月臉噫鮮能久越其云為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過事聖有謨訓克已足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且期動靜以察其變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已日新其功策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游泳不競不綵允蹈彝則靡怠厥脩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為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邦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已仁遠乎哉勉旃吾子隳隳日削月廢董仲舒策民日削月

腹注孟康曰削刻也腹音宜謂轉筆鋒也蘇省曰腹音俗語謂縮股為腹縮也

敬齋銘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類

生理天... 卷... 四...

其綱派焉絲棼自昔先民脩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
惟主乎是復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
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
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難而或怠違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
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微忿忿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
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過于躬魚躍鸞飛仁在其中于焉有得學則
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一致
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
銘詩以諭同志

敦復齋銘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

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克蹈順保其中所以自考我觀爻義
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明天理存毫釐之間消長
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于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
敢曰無悔庶幾寡悔

恕齋銘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盡
於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凡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狂
是達是由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于爾強惡靡誅
靡蒞交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如此恕有餘地我名于齋意實在茲
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主一齋銘

人心一何危紛百慮走于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
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
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爾卑惟勿替日在茲

敬銘

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一字其義精密學者
所當服膺弗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
端莊靜一戒慎恐懼兢業戰栗如見太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
慢忽視聽言動非禮則勿中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握於中精神心術
檢束於外形骸筋骨常令皇皇又新日日取以比語鏤于虛室

和銘

和而不流訓在中庸顏之藹弟孔之溫恭孔顏往矣孰繼遐蹤卓拔
先覺無分溥公元氣之會厚德之鍾瑞日祥雲齊光風庭章不除
意惠冲冲天地生物氣象融融萬物靜觀境與下通四時佳興樂與
人同氓若圭角春然心胸如玉之潤如酒之醴醉而容辭色雍容
待人接物德量含洪和粹之氣涵養之功敢以此語佩于厥躬

自新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汚已積面本白一旦不頰其垢已黑體本白一
日不浴其形已黑齒雖汚漱之則即無面知垢其頰則即不體雖黑
其形浴之則瑩然如玉髮直清是知齒本無汚其汚也實自吾面本
無垢其垢也實自取體本動直清其形之墨也實自成齒本白而我
自汚誰之辜面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本白而我自黑誰之愆幸
而一朝漱其齒白者復爾一旦頰其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體而浴

白者復如玉蓋曰向也吾身白者已塵今焉潔雪舊染維新而今而後始不可復士子守已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污介然自守如此是謂守已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於自治如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傳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常以不女之女為戒身之白者既壞而求金謹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自脩銘

養天性治天情正天官盡天倫奚而養奚而治奚而止奚而盡未知之則究之既知之則踐之究者何窮其理踐者可履其事若何而為仁義禮智之道若何而為喜怒哀懼愛惡之節若何而為耳目鼻舌手足四支之則若何而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探其所以然求其所當然是之謂窮其理存之於心則如此見之於事則如此行之於身則又如此內而施之於家則如此外而推之於人則如此大而措之於天下則又如此躬行之焉力踐之其是之謂履其事然則其先如之何曰立誠而居敬

消人欲銘

人欲之極惟色與食食能殞軀色能傾國紛凡摟子食色乃得將紛將摟不亦大惑必也謀道必也好德而勿謀食而勿好色飲食男女大欲存焉不為欲流乃可聖賢我思古人以理制欲常戒以懼惟慎其獨賢賢易色好善不足何暇色耽恣情悅日食無求飽志學惟篤何暇食求以極其腹如或不然是人其天貪淫蠱惑有愧格言好色是欲德未見好惡食是耻未足議道嗚呼食色人其戒茲戒之如何

剛以治之

長天理銘

天理之至惟仁與義仁只在孝義口在弟苟孝於親是能為子苟弟於兄是能為弟能為子弟他不外是此之不能何況他事盡乎人倫堯舜為至然其為道孝弟而已知斯二者即所謂知節斯二者即所謂禮實有二者即信之謂安行一者樂則生矣五常即行不謫斯二者窮神知他亦由此始如或不然流入佛氏名為周遍實外倫理事親從兄豈不甚易人非不能特不為耳嗚呼仁義為之由已尚勉之哉毋自暴棄

克己銘

去病非難當拔其根已私既克夫理復還克他未得仁加裁抑固

獨終尚

臣克者伊何譬如破敵戰而勝之是之謂克二者具情

學者高明

欲如敵入據吾城被吾戰勝遠屏退不敢復來攻城

犯命或設在內敵之城外閉門固拒控守要害雖不得入禍胎猶在

守被一疎又被攻壞一戰有功敵自服從區區固守敵敢力鬪一日

克已隨即復禮天下歸仁其效如此克伐怨欲苟徒力制而使不行

仁則猶未去惡之道如農去草既已芟夷復蠶崇之絕其本根勿使

能殖則善者信無復蠱賊不能勝敵其何能國為學亦然其可弗力

以士希賢顏真準的力到功深優入聖域

集覽

控守要害西南夷傳調穀積要害處師古

曰要害者在我為要在彼為害也

賦

拙賦

周子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
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集釋無氏曰此篇言人之巧於
有德補註徹除去也章廬吳氏曰莊生云巧者勞周子賦拙偶其語
也補註而曰拙者逸夫君子由乎道義大公而不私至正而不偏
無拙亦無巧也自世俗觀之則以君子之循理謹守安分無求者為
拙而以小人之肆欲妄為僥倖有得者為巧周子因人謂已拙而賦
之以自實循陳司敗譏夫子之黨而夫子受以為過
也若周子所行大中至正之理又惡能以巧拙名哉

白鹿洞賦

朱子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薑閔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悲良集釋

熊氏曰蒙皇帝之息澤廬阜南康軍也天
早高田告病傷無良農墾治扈亦農也
補註廬阜山也南康州治
在廬山南孝宗時朱

子為南康守按左傳帝少昊以鳥名官故有九扈九扈九農正也蔡
邕獨斷曰春扈氏趣民耕種夏扈氏趣民共除
扈氏趣民蓋歲轉扈氏掌民百果行扈氏書為民
扈氏趣民蓋歲轉扈氏掌民百果行扈氏書為民
所鳥皆扈氏夜為

民驅獸桑扈氏趣民養蚕老扈氏趣民收麥朱
保正
長也
與冬孟之既望風余駕兮山之塘徑北原沙東翟際季氏之崇

岡探厥跡之所繇得頽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

自昇元之有上始變塾而為庠儼衣冠而弦誦約濟濟而洋洋集釋

熊氏曰自南唐李主昇元開立洞於此七改家塾正
為黨庠儼然衣冠琅然弦誦濟濟其儀洋洋其聲
補註昇元南唐

年斯有土謂初
有南唐之地
在叔季之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

文而來混念敦篤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迹盼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

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集釋

熊氏曰南康叔未之世且
如此况國家光明之運天

下車執文書混合于一敦厚教化之原搜羅剔削前代遺迹之迹因
江州守臣周述之請賜九經於白鹿洞並郵發下使學士誦讀贖

問難教育英才如在止之義菁
補註被朱子申請次云白鹿洞係唐

菁其盛技擢俊秀登而用之
補註李勣隱居講學之所南唐之世

因建書院買田以給生徒立師以掌教導師為國學初學徒猶數十
百人太宗聞之賜以監書又以洞主明起為蔡州襄信縣主簿以旌

勤之盼與頌同置郵見孟子青衿菁莪見詩雋與俊
同髦髮也郭璞爾雅注云土中之俊猶毛中之髦也
逮繼昭於咸平

又增脩而罔倦旋錫冕以華其歸探以肯堂而詒孫長茂草於鹿寧

尚茲今其奚論熊氏曰及真宗繼離之**補註**按書院記云祥符

疾乞白鹿洞以歸老詔從之冕未及歸而卒皇祐五年其子比部即

中傑即學之址為屋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焉四方來者亦給其

食神宗熙寧天既啟予以堂壇友又訂予以冊書謂此前修之逸迹

復關我聖之宏撫亦既震于余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綱紀吏

竭蹶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圖為日月之幾何屹其屋

之渠渠熊氏曰雅者指敦若天開示我以舊日書堂之壇朋友

又訂證我以故迹亦既震動吾心於是星子縣令王仲

傑董其事公吏竭力奔走故後士子暫綴經籍來相山於龍而甕舍

工役匠人盡智以獻屋圖日月未久屹然大屋落成

水汨灑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寇異世而同符熊氏曰山青翠

慢循庭除間想李勣之所喜者**補註**葱蘿山色常章甫之我我

吾與真世同心若合符節也

抱遺經而來集豈頡頏之為優實宮牆之可入

熊氏曰章甫儒

在觀聽為宗良望**補註**備奇也頡頏專

道孝之門經自此入耳熊氏曰夫子之牆數仞

引之以明孝者望愧余脩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熊氏曰自也脩

入夫子之宮牆也豈一言之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特習熊氏曰自也脩

抑敬義其借立之華塾之所懷謹若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

心於俛拾熊氏曰明無不知誠無不實二者並進敬是收斂一

君民也當志伊尹之志陋巷顏回之所執克已復禮也當季子之補

所學彼被青紫之人其勢固榮但志於道義則何意俛首取之哉補

註明誠見中庸誠無不實明無不昭者聖人之德先明乎善而後能

有繼兮我將焉求兮

熊氏曰舉其辭以終之

彼藏以脩息且游兮德崇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

有繼兮我將焉求兮

熊氏曰舉其辭以終之

彼藏以脩息且游兮德崇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

有繼兮我將焉求兮

熊氏曰舉其辭以終之

彼藏以脩息且游兮德崇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

有繼兮我將焉求兮

熊氏曰舉其辭以終之

彼藏以脩息且游兮德崇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

有繼兮我將焉求兮

熊氏曰舉其辭以終之

彼藏以脩息且游兮德崇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

有繼兮我將焉求兮

熊氏曰舉其辭以終之

彼藏以脩息且游兮德崇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

有繼兮我將焉求兮

熊氏曰舉其辭以終之

彼藏以脩息且游兮德崇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

有繼兮我將焉求兮

熊氏曰舉其辭以終之

而曲彼李氏修李脩息游冰聖朝崇獎之澤流衍無盡在補註亂者時廢置我心憂之今方來者能繼其志吾又將何所求也補註編章之成操大要以為亂辟書院落成朱子請東萊呂氏記其事復作此賦既以明誠兩進敬義借立示孝者使知為學大要復輯亂辟首言山水樹木之秀異凡歲修游息於中者當頂德崇業廣俾聖人之澤流衍無窮往者雖有弗及來者可不思所以繼承乎其望於後人也深深集覽又幸學之所懷按史記伊尹名摯耕于有莘之野故曰莘莘矣集覽謹巷顏之俊先按家語顏回居陋巷而樂仲尼之道故曰巷顏

遂初堂賦

臨川吳氏

皇降衷于下民兮粵惟其常荷歟穆而難名兮維生之良翁幾美而具存兮不顯其光彼孩提而知愛親兮豈外鑠鑠中歲集覽能氏曰帝降其善於下土之民五常之理深遠難名是為有生仁義之良心合萬善而存於中光明莫此為顯孩提之童皆知愛其父母此理非是由外鑠我本補註湯浩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孟子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南軒蓋本諸此其所謂常即常性所謂良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朱子曰不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朱子曰不

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鑠以火銷金華華而寢長兮紛各自外以至內者愚謂此一節言性之本善

事物之相交非先聖之生知兮懼日遠而日忘氣稟之所偏兮橫

流始夫濫觴感以動兮不止乃厥初之或戕既忘節之莫御氣决驟

以翺翔六情放而局禦背骸弛而莫強自青陽而逆旅暨黃髮以茫

茫集覽熊氏曰年華盛而漸長紛紛事物交接苟非大聖生知之資

杯水之泛濫外感物欲搖動不息本然初心我賊無余志无主帥把

握不力氣乃卒徒故决裂馳驟喜怒哀樂好惡六情放而不收百骸

散馳不能自立自少年以一身客于天地間補註此一節言氣稟之

善儻爾隻然於中道盍友求於厥初厥初伊何夫豈遠歟彼匍匐之

向井我惻隱之拳如驗端倪之所發識大體之權輿如寐而聰如迷

而途知睨視之匪遐乃本心之不渝嗚呼予既知其然兮子惟以遂

之若火始然而泉始達兮惟不息以終之予視今母流予聽兮母從

予言兮母易予動兮以躬惟日及兮于理茲日新兮不窮逮京實而

列輝光信太資而本同極存神而過化且萬古而常通嗚呼此義文之

宗所謂復而顏氏之所謂為萬世道學之宗與集覽遂初堂賦按一統

府南元詹事張九思別業繡堂花竹水石之勝申于都張九思常以

休休與公卿賢大夫觴詠於此從容論說古今以達于政理非直為

太極賦

黃晉

厥初馮翼以膏闇兮維玄黃其孰分爰揭揭于中之兮配天地以為

人曩既學而有志兮紛違違其求索白道不可名兮華無致而有

獲繫皇羲之神聖兮感龍馬之負圖得妙契俯仰兮何有畫而

無書豈至道之玄遠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隆神兮廓人文以

宣朗揭日月於中天兮啟群賢之罔象指道難名兮曰以一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持言於繁... 會不... 兩曰... 予未有... 知分... 何大... 極之... 取言... 且誠之遺訓... 今天... 領沛而弗... 讓度... 友觀而... 有得... 今明... 萬理之... 一原中... 誦言以自... 詔今... 聊紓... 意於... 斯文... 建... 區... 傳... 經... 身... 書... 師... 事... 常... 山... 教... 益... 王... 炎... 澤... 發... 為... 文... 章... 如... 登... 湖... 不... 成... 一... 碧... 萬... 須... 用... 是... 極... 名... 當... 世... 之... 祐... 初... 進... 上... 江... 西... 行... 省... 參... 知... 政... 事... 出... 封... 江... 夏... 鄒... 公... 謚... 文... 獻... 有... 文... 集... 行... 下... 也

皇明嘉靖丁未孟春
鄒氏宗文堂重校刊

新刊世理大全第七卷終

